

1-38

15/100 抗戰 1/10

九之叢文七救

抗戰中的軍事與外交

傅華著

板字第... 八...



川谷

救亡文叢之九

抗戰中的軍事與外交

金仲華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救亡文叢之九
抗戰中的軍事與外交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金仲華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 成都 梧州

桂林 貴陽 昆明 蘭州

宜昌 萬縣 衡陽 六安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漢)

目次

從假想的中日戰爭到真實的中日戰爭	二二
中日戰爭的第一階段	四八
游擊戰術與游擊隊	五九
這樣建立中國的新軍	六八
國際外交的三種趨向	八五
怎樣把握抗戰期間的國際形勢	九二
我們的外交路線沒有走錯	一〇八
國際聯盟與中國外交	一〇八

SWJ46/68

論三種國際助力及其運用……………一一八

從假想的中日戰爭到真實的中日戰爭

——論幾種戰術在我們抗戰中的應用

一 引言

在這次的全面抗戰展開以後，把過去許多軍事學者對於中日戰爭的假想，和目前的實際情況相比較，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啓示。以前有不少軍事上的估量，是過於重視了敵人；但也有不少的估量，是過於輕視了敵人。現在抗戰局面的展開，有許多情形恰如（一）先軍事學者的預料；但也有不少的情形，超出於早先的預料之外。還有，在抗戰爆發以前，有許多軍事學者對於全面抗戰的戰

術，曾加以很精確的說明；現在全面抗戰真實的爆發了，但是有一部分克敵制勝的戰略，雖然已經被採用着，却還有一部分未經澈底的採用。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衝突，到七月廿六日的平津戰爭，再到八月十三日的滬戰爆發，以至全面抗戰的展開，只是三個月光景的時間。就大體上講，這戰爭的經過，雖然有它不利的一面，但也有着順利的一面。自然，在我們長期抗戰的全部發展中，這短短的幾個月，只可以作為抗戰的起點來看，而不能憑它來論戰爭的成敗。但在我們抗戰的未來發展上，這個起點却又是非非常重要的。憑着這短短的三個月中的經驗，我們可以明瞭以前對於敵人力量的估計，究竟是對與不對；以前對於抗戰局勢的預料，究竟是否完全準確；還有，以前許多軍事學者所指出的全面抗戰的戰略，現在有否澈底的被採用，而採用了的結果又是怎麼樣？

過去軍事學者對於中日戰爭的假想中的戰略，曾經發表過不少的文字；這裏祇能就一年來所見到的幾篇重要文字，拿來作爲參攷。一年來，對日抗戰成爲我國當前最迫切的一個大問題，這些文字所論到的戰略，大多是具體而切實的。同時在我們所看到的文字中，代表的方面也非常的廣泛，例如楊杰的對於中國戰術方針之蠡測（載陸大月刊），是一個軍事戰略家的意見；毛澤東的論中日戰爭（美記者Edgar Snow筆錄）是一個政治戰略家的意見；趙亮的中日戰爭假想（載東北月刊）是一個有着義勇軍遊擊經驗者的意見；劉志堅的抗日戰爭的戰略（載時事新報「學燈」）與凌青的未來民族戰爭的預測（載自修大學），是兩個政治經濟學者研究所得的意見；Haldere Hanson的中國鐵路交通與抗日戰爭（載China Weekly review）是一個熟悉遠東軍事情形的外國記者的意見；還有一篇日本軍人所言日華作戰之假想（載陸大月刊）則是以日帝國主義侵

略者的立場所提出的關於中日戰略的意見。我們相信，上面所提到的幾篇文章，已經足夠作為我們參攷的根據。現在我們就把這許多文字中關於中日戰爭的假想，和最初三個月中我們實際抗戰中的情勢相比較。

我們的比較可以分爲下列幾個方面：第一，中日兩軍的作戰力量；第二，雙方戰略的展開與運用；第三，中日戰爭的持久性與最後獲取勝利的把握。

二 中日兩軍的作戰力量

我們先看第一個方面。關於中日兩軍的作戰力量，三個月來的經驗，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並不像許多人最初假想的那樣利害。自然，我們應當聲明，在前面所提到的文字中，沒有一篇是屬於「唯武器論」的一類，把日本軍力估計得過高的。但我們可以承認，在討論中日軍隊

戰鬥力的時候，一般的總把日軍稱爲「優勢軍」，把我軍稱爲「劣勢軍」；我們是承認敵軍的作戰力量，比我們強過一等的。

那麼在這次的抗戰經驗中，敵軍究竟比我們強了多少呢？

固然，在華北戰線上所表現的，是敵軍的順利進展，與我軍的接連後退；但在上海的戰線上，我們差不多是以一個陸軍抵擋敵人的海、陸、空軍及坦克、戰車部隊。而直到現在，我方還只是退進江岸八公里，毫沒有任何不利的現象。老實說，在華北方面，我軍的接連退下，決不是由於戰鬥力的薄弱，主要還是由於原來政治情勢的複雜，統率軍隊者的胡塗，與敵人近年來在華北處心積慮佈置侵略基礎所造成的。宋哲元與張自忠的猶豫、畏敵，使敵人舉手而得平津；劉汝明與李服膺的畏縮不前，遇敵先逃，造成了敵人直下晉北的優勢；平漢線的失敗、由於萬福麟都沒有堅守固安與永清；而津浦線的失利，主

要由於韓復榘的不戰而退，更是顯而易見的。簡單的說，我們的軍隊戰鬥力並不弱，而是多年來積下的政治機構上與軍隊統率上的弱點，使真正勇敢作戰的軍隊，在抗戰中吃了虧。

第八路軍在裝備上正可說是一個「劣勢」的軍隊，然而在晉北的幾次戰爭中，他們即使敵人大受挫折；這就證明了敵軍的作戰力量並不比我們高強。而我們的軍隊只要有好的政治訓練與軍事統率，在戰鬥力量上是絲毫不弱於敵人的。在上海作戰的我軍，有着軍事上的嚴密統制，居然可以用一個陸軍抵擋敵人的海陸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使侵略者付下重大代價，更是一個重要的證明。

就幾種武器上看，敵人海軍軍艦上的砲火，比較猛烈，而陸戰隊的戰鬥力，就非常薄弱；陸軍的砲顯然很少效率；坦克在華北平原比較有用，在上海則無論用於羅店、劉行的田野陣地，或江灣開北的市街陣地，都不能發揮威

力。敵人空軍的弱點，除了凌青先生所指出敵機機構上的易於損壞之外，現在更證明了他們駕駛者的戰鬥技術，非常落後，像無目標的轟炸，在飛下擲彈時的常給高射砲擊中，與在空中作戰時的旋轉滯笨，都是顯明的弱點。此外，敵艦上高射砲技術的幼稚，據外國軍事家的觀察，簡直不能和西歐的高射砲手並比的（據英文大美晚報的社評）。

不過，關於敵人動員來華侵略的軍隊數，在過去許多人的估計上，顯然有着不足夠的地方。有幾個論者，如劉志堅與劉羣先生，都把敵人動員侵華的數目，估計爲二十師團，或至多四十萬人，這照我們最近的經驗來看，已經要超過了。目前敵軍在上海作戰的，已在十師團以上，在華北的，已在十五師團以上；自然，其中還雜有偽滿軍與偽蒙軍，但我可以想到，目前的抗戰繼續擴展下去，則敵軍動員來華的人數，必然還要增多。以前關於這方面的錯誤估計，

現在必須加以糾正，因為我們知道，在對敵作戰的人力上，我們是絕對能夠超過敵人的，但這還要靠我們廣大民衆的動員。現在敵人動員來華的力量，既然已經超過了我們最初的估計，我們自然更當迅速以大規模的人力動員，用這種優勢來壓倒敵人。

三 戰略的展開與運用

關於戰略的展開與運用，一向最受到注意。這可以分爲三點來看：一是日軍發動侵略的戰略佈置，二是我們全面抗戰略佈置，三是抗戰中的戰術問題。

在第一點上，H. Hanson 氏在密勒氏評論上所指出敵軍侵略的佈置，而在知道是相當準確的。他指出敵軍將分四路進攻，其中三路是警戒作用的，而一路則爲真正的進攻。前面的三路，一是由察綏西進，截斷中蘇連絡；二是

封鎖我東南全部海岸；三是進攻和包圍上海。至於第四路真正的進攻，則在華北：由津浦平漢兩線南下，直達黃河。目前日帝國主義對我進攻的戰略，正與Hanson氏的意見完全相同。從這裏，我們應當認清一個重要的啓示：我們與敵軍主力決戰的場合，是在華北；上海的戰爭乃是一種警戒或牽制作用的抗戰，所以，我們對於敵人的全面抗戰，應避免南重北輕的現象。

趙亮先生在中日戰爭假想中所指出敵軍進攻的戰略，比Hanson氏更爲具體。他的意見大半都很對，但在一點上與目前情勢不相合；即他以爲敵軍將從青島登陸，與津浦路南下的敵軍相會於濟南。而現在敵軍的戰略，似乎把青島向濟南進攻的路一放開了。不過關於這一點，並不是戰略估計上錯誤，而是敵人的政治陰謀改變了軍事戰略。我們應認爲敵人的不進攻山東海岸，決不是我們之福，而且對於我們全面抗戰還是有妨礙的。最近敵軍到達德州以後，忽然

停止南下，把一部分軍力掉頭去攻平漢線，就顯示了這種危險的所在。

在第二點，即我們全面抗戰的戰略上，以前關於華中華南種種戰略發展上的預測，都是對的；但對華北則大多陷於失算。凌青先生說，『在平津一帶，我們迅速集中大軍，截斷敵方的聯絡，突擊它們的根據地，包圍殲滅他們。在華中華南，我們在敵軍動員出擊之前，突以海陸空軍聯合進攻，掃滅長江、湘江、閩江、珠江內的敵艦，封鎖江口，阻止敵艦侵入，掃滅漢口、上海的陸戰隊，除去腹心的威脅。』趙亮先生也主張在平津方面採取神速的決戰，『在西北方面，神速的集中大軍，從綏遠察哈爾進佔熱河。使華北戰爭縮小到山海關熱河境界。』關於華中華南的封鎖江口與殲敵戰略，都已執行得相當良好；但在平津與察綏方面的戰略，則完全發展得出乎意外。我們沒有把華北的戰線縮小到山海關與察熱邊界，却被敵人把戰線推向黃河來了。

然而，我們要指出，華北戰略上的失算，不是早先估計上的錯誤，而是近幾年來我們縱容冀察政委會半漢奸政權的存在，貽誤了這個重要的戰略。冀東偽組織與冀察政委會這兩個機構的產生，其作用就在替日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開路。縱容漢奸，縱容敵人間諜活動，壓迫愛國運動，施行愚民教育，這種替侵略者幫兇的政策，終於使我們整個抗戰的戰略，受到了妨礙。

不過，在這次的抗戰展開以後，西北的紅軍迅速改組為第八路軍，向晉北出動，與抗戰情緒很高的晉綏軍隊取得聯繫，多少補足了平、津、南口、張家口及大同失陷後的缺點。現在我們就希望西戰場上這種有力的遊擊部隊的發展，與晉冀兩省南部的主力部隊互相配合，與熱河的義勇軍取得呼應，使敵軍的向南進攻，受到牽制，而靠了這樣的側面襲擊，仍舊能把戰略的重心移到綏察熱河及長城一帶。

這裏我們應當提到第三點，即我們抗戰中的戰術問題了，因為在目前我們廣大戰略展開的中間，陣地戰與遊擊戰，殲滅戰與消耗戰，已經成爲許多人注意討論的問題了。曹聚仁與惲逸羣兩位先生在「立報」上曾經有過一段討論：惲先生指出目前我們的抗戰，應採取廣大的遊擊戰術；曹先生則認爲陣地戰是必要的而且可能的。這兩種論斷，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不能調和的，但是我們把以前許多軍事學者的意見彙合起來却知道兩者都是對的，而且可以相互補充的。

過去論到我們全面抗戰問題的軍事學者，差不多都提到游擊戰或運動戰的重要，不過，他們也都指出在中國的廣大面積上，陣地戰也有其必要應用的地方。譬如，在華北，遊擊戰術最能發揮它的效率，而在華中、華南沿海重要地點，本來有着強固的軍事設備的，陣地戰還是非常的重要，同時，遊擊戰與陣地戰也可以配合應用；例如，在華北的戰線上，平津附近，南口要隘，雁門

關，娘子關天險，都是可以採用陣地戰的地方，因為在這些地方，我們或者本來有着軍事上的強固防禦，或者可以利用較少的軍力，牽制優勢的敵人；而在西山一帶，在張家口附近，在綏東，在晉西北，在五台山，可以配合着平津、南口、雁門關等處的陣地戰，用迅速的遊擊戰術打擊敵人的後路，截斷他們的運輸線，使他們四面遭受打擊，陷於最後的潰敗。

楊杰先生論到我國的戰術方針，以為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即（一）支隊戰術，這是把小集團的軍力，分布在各處，那也可說是擴大的戰鬥羣，其性質近於遊擊戰術，這是疲敵戰術的第一步。（二）阻塞戰術，這是利用地形或其他天然障礙物，施以阻絕，使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在進展上發生種種困難，這是疲敵戰術的第二步。（三）後退防禦，這是用逐步退却以行戰鬥，是疲敵戰術的第三步。上面所謂阻塞戰術，在性質上正是近於陣地戰，也可以說是適宜於弱

小民族的一種陣地戰；因為深溝高壘的陣地戰，足以引起過大的消耗，在弱小民族的抗戰中還是不很合算的。這次華北的抗戰中，在南口與永定河岸，都是應用阻塞戰術的好場合；可惜誤於一部分守軍的不得力，沒有把這種戰術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不過，我軍退出南口前的把山洞炸燬，使敵軍在短期內無法恢復交通，還是相當的收得了這種戰術的效用。

所以陣地戰與遊擊戰 我們可以並用的；我們可以守着京滬杭一帶的軍事要點，進行陣地戰，同時也可以在其他地帶進行着廣大的游擊戰。但在這裏有一點要相當注意的，過大的陣地戰的消耗，我們應該避免；而在整個的戰略上，我們應以遊擊戰為主體。毛澤東先生和 Snow 的談話中，有這樣的一段：

Snow 問：在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中要用那一種戰術？

毛答：這戰術就是遊擊戰。在一條流動而不定的戰線上；戰略的成功全靠在困難

的地域中能有高度流動性，即迅速的集中和迅速的分散。這樣是一種大規模的遊擊戰，而非單純的陣地戰，非長壕、重兵、堅壘之戰。

但這並不是放棄重要的軍事點，那還是可以看情形而作陣地戰的，但是，主要戰路一定要是遊擊戰，而且對於別動隊和遊擊隊要有重大的信賴。堡壘戰必須利用，但那只是輔助的，在戰略上根本是次要的。

第八路軍在晉北的戰勝敵人，就是靠了這種遊擊戰術；東北義勇軍的能夠支持到現在，也是靠了這種遊擊戰術；近和遠的經驗都給我們證明着，在今後抗戰的繼續展開中，遊擊戰術必須佔着更重要的部分。不過，在必要的場合，有着軍事上重要性的陣地，我們也決不輕易放棄的。

四 持久的戰爭與最後勝利

要取得對日抗戰的勝利，我們必須把戰爭擴大和持久，這是過去許多軍事學者所提出的一致意見。因為敵人要求戰爭的「局部化」，把我們領土一塊一塊的宰割，所以我們必須用擴大的全面戰爭，對付敵人的陰謀，因為敵人企圖用「速戰速決」的戰術，把我們的作戰主力殲滅，避免他自己的過度消耗以至疲竭，所以我們必須用持久的長期抗戰，克制敵人的戰略。擴大和持久是我們抗戰獲勝的兩個重要條件，我們現在可以就三個月來的抗戰經驗，看一看對於這兩個勝利的條件有多少把握。

從蘆溝橋事件到上海戰爭，我們見到抗戰的局勢，是迅速的由局部發展到全面。敵人的空襲遍及於我全國各重要城市，敵人的艦隊把我全部海岸放在他封鎖威脅之下；但是這種發展，祇有加速推進我們全面抗戰的局面，使少數對抗戰猶豫畏縮的分子，知道侵略者的威脅真正已經臨到我們民族的頭頂上

了，現在再沒有猶豫的餘地，再沒有逃避可能，祇有參與在全民族聯合一致的戰線中，才是保全自己保全民族的道路，從南到北，現在我們已經形成一條堅挺的抗敵陣線；這陣線將更擴大、加強，把東北四省的人民義勇軍，把朝鮮台灣的殖民地大眾，全部呼應到這個全面抗戰的戰線之中。在這種趨向上，我們看到前途的勝利，是非常有把握的。

戰爭的擴大與持久，是有密切的關連的。一個擴大了的全民族戰爭，乃是保證持久獲勝的重要條件。毛澤東先生在對 *News* 的談話中提到保證我們勝利的三個條件：（一）中國反日本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成立；（二）世界反日戰線的組成；（三）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民革命之發動。這三個條件，簡單的說，就是我們內部團結，我們與世界民主和平勢力及被壓迫民族的聯合；要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之下，我們對於日帝國主義的抗戰，才能持久獲勝。不過，

他以為最重要的還是第一個條件，即中國人民本身的聯合；他以為，『即使無人與我們聯合，我們還是要單獨抗戰的。』這意思其實可以這樣講，我們自己應當最先團結，發動堅決的抗戰；這樣的抗戰已經可以持久了，而在這個條件發展之下，第二第三個條件，就會跟着發展，幫助我們的持久抗戰，造成我們的最後勝利。

在這次抗戰發動以後，我們國內政治上最重要的發展，是許多救國政治犯的重獲自由，國、共兩黨的恢復合作，地方與中央實權當局的加深團結，大家把力量用在對敵人抗戰方面。第一個條件大部分已經實現了。而在這種局勢展開之下，中蘇不侵犯條約的訂立，美法英等國在朝在野各黨及民衆對我的同情表示，以及朝鮮台灣等在日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弱小民族的宣言參與解放鬥爭，都跟着而來了。只要我們的全民族聯合抗戰更擴大和加深發展下去，後面兩個

條件都會成正比例發展的。

不過，在這裏，我們應指出一個注意點，即我們的全民族持久抗戰，要以廣大民衆的武裝力量，作爲最堅固的基礎。毛澤東對於全面抗戰中民衆武裝與動員的問題，有着更具體的意見。Snow問他『如何才可以將人民很好地武裝、組織及訓練起來，參加戰爭？』他說：『人民必須有組織自己和武裝自己的權利。當大衆獲得了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自由時，他們的力量將十倍分偉大，在那時才可以看出我們族民的真正力量。』

這意見是對的。全民的武裝，自發的鬥爭，在嚴密的組織和一個共同的目的下抗戰，乃是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條件。在這點上，現在我們所做到的還嫌不夠。自然，現在只是抗戰的起點，我們應當加緊的努力下去。

我們應當認清，我們固然不能把日帝國主義力量估計得過高，但也不能估

量得過低；我們對於日帝國主義內部的社會革命，可以看作幫助我們獲勝的一個因素，但決不能對這因素發生作用，期待得過早。日帝國主義對我們的侵略，是有準備的，是計劃了許多年的；我們不能輕敵，我們應當迅速發展對於我們抗戰有利的條件，打破日帝國主義在我們領土上長久佈置的下侵略計劃。

在現代的戰爭，最後決勝的力量，不是機械力，而是人力，尤其是有組織，有訓練，有正確的政治領導的人力。在這一點上，勝利的把握不在日本，而在我們手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

中日戰爭的第一個階段

——從軍事上論雙方作戰的前途

一 三年與三個月

在這次中日間的全面戰爭爆發以後，一個美國的研究遠東問題的學者潑斐氏在檀香山演說，他的第一個意見，就是說：「這次的戰爭，不像是一個三個月月的戰爭，而將是一個三年的戰爭。」接着他又補上一個意見：「日本在大部份的惡戰中，也許可以得勝——但是這整個戰爭的勝利，却不會屬於它的。」這位學者有許多別的意見，我們不大會贊同；但他對於中日戰爭前途的這兩種

觀察，却可說是非常精到的。

三年，不是三個月：我們應該同意這句話。三個月已經迅速地過去了，而我們的抗戰還是在勇敢地，猛烈地繼續着！我們將繼續堅決地抗戰下去——一年，二年，三年，直到最後的勝利！

然而，我們的抗戰雖沒有在三個月的時間內終止，而過去三個月光景的抗戰經過，却可以成爲一個段落。我們可以說，這是我們對日抗戰的第一個階段。我們把這三個月光景的期間劃成第一個階段，有下面的幾種理由：

第一，在華北的戰線上，從平津戰爭到十月底，大約三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華北戰局的主要趨向，是由萬分險惡的局勢轉變爲逐漸的穩定。南口張家口的先後失陷，敵軍的由天鎮陽高直趨大同，綏遠南部門戶與雁門關天險的同被敵人擊開；還有，在津浦平漢兩線上，馬廠青州的突然陷落，滄州保定的續被

衝破；這樣敵人「勢如破竹」的進展，使許多人對於華北的戰局，抱着十分的驚駭和悲觀。但是，從九月下旬我軍在平型關大捷以後，接着敵人雖然進入了裏長城，而在原平與忻口之間，遇到了我軍主力與遊擊部隊的有力的牽制，在幾個星期中間，敵軍只有後路不時被我截斷，前方却毫無進展。在津浦平漢兩線上，敵軍進入山東及迫近河南邊境以後，同樣受到了有力的牽制，不能迅速進展。這顯示着，華北戰線上我們抗戰初期的最險惡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我們已經漸漸踏上了穩定的階段，與敵人進行着有把握的戰爭。

第二，在淞滬的戰線上，我們同樣已經渡過了最初期的險惡的階段，逐漸轉為有把握戰爭。我們所遇到的險惡的形勢，主要是表現於敵人的由吳淞、寶山登陸，直趨羅店；表現於敵人的猛攻蘊藻浜，直趨大場。這種險惡形勢的產生，是由於一九三二年淞滬協定訂立以來，淞滬地帶不許我們有任何國防的建

設，現在敵人突然發動進攻，我們的戰士開入這地帶，加以抵抗，却沒有任何良好的防禦工事可以憑藉。然而，經過江岸上一個月的血肉衝搏，我軍終於在敵人飛機炮火猛攻之下，把第一條防線的工事建築完竣了。這工事自然不是最完善的。但在這個防線上，經過了一個半月的奮勇抵抗，我們又已把第二道防線築成，現在就退下來扼守這條更堅強的防線了。所以這七十五天中的血戰，結束了我們淞滬戰場上最險惡的第一個階段；現在我們應該進入更有把握的第二個階段了。

第三，在過去三個月光景的抗戰中，我們總算已經完成了把局部抗戰推進到全面抗戰的工作。從西北長城線到華南海岸線，我們已經有了一條和敵人全面對峙的戰線；同時，我們全國所有軍隊，差不多不分中央軍，地方軍，紅軍以至民團，只要有命令加以抽調，任何部隊都可以立刻開拔到前線，沒有一點

點界別的問題；現在，在華北與淞滬的前線上，不論江浙的，兩湖的，兩廣的，四川的，雲貴的，以至甘陝的，差不多從任何省分來的戰士都有。這真正的全國一致對外的抗戰，是在過去三個月光景的階段中發展完成的。自然，這中間還有一點缺陷，須要補足，就是全面抗戰的形勢雖已造成，我們還要更進一步促成真正全民族的抗戰，那是說，我們全國民衆應當更廣泛的更有組織的參與在抗戰之中，我們中華民國的包括着漢滿蒙回藏以至其他各邊疆民族，都應該不分畛域，參與在這個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中。不過，這進一步的工作，應當留在我們抗戰的第二個階段中去完成了。

根據上面的三種理由，我們覺得可以把過去的三個月光景劃定爲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是非常重要的，因爲今後我們繼續抗戰中的一切發展，都將以這一階段爲一個根據，一個起點。現在，我們在這一篇文章中，就

是要把這最重要的第一階段的軍事上的種種得失，加以扼要的討論，供今後抗戰中的參攷。

二 東西北三個戰場

我們先把東、西、北三個戰場的形勢，加以一個檢視。所謂北戰場，是指華北方面沿津浦與平漢兩條鐵路線直下的部分，即由河北到山東河南，在黃河以北太行山脈以東的一塊戰場。所謂西戰場，是指綏遠山西兩省的一塊戰場，而在平綏線由南口向西北的察哈爾南部一帶，也包括在這個戰場範圍之內。所謂東戰場，是指淞滬戰場，而在南京與杭州之間的區域，也都可包括在內。把我們抗戰第一個階段中我們在這三個戰場上的得失，加以檢視，就可以知道過去我們的失敗是由於什麼原因，我們的優點是在什麼地方，而今後我們在抗戰

中又當有什麼應該特殊注意的幾點。

在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中，北戰場上的失敗，最爲顯著。這有幾種原因：政治的原因最大，地理的居次，軍事的第三。政治上造成失敗的最重要根源，是在於幾年來縱容漢奸機構的存在。在河北與察哈爾這樣國防前線的省份，有着冀東與察北兩個純粹的漢奸偽組織，與冀察政委會的一個準漢奸組織，幾年來一直幹着替侵略者開路的工作。平津的慘遭失陷，廿九軍的孤軍犧牲，都是這種漢奸統治的局面所造成的。一個政治上的弱體，乃是造成軍事上弱體的致命根源。所以，敵軍控制了平津，衝過永定河，就造成了沿津浦平漢兩線直下的局面。

在地理方面，河北平原的毫無險阻，津浦平漢兩線的形成平行的縱線，也都是造成敵人容易南下的重要原因。在「八一三」全面戰爭爆發以後，上海英

人所辦的字林西報曾經有一篇社論，分析華北的軍事形勢，那位論者就指出華北的津浦、平漢與平綏三條鐵路，成爲三條不相關聯的縱線，在防守上是相當困難的。這種情形，尤其以津浦平漢兩線所經過的河北平原，缺少天然的險阻，最爲顯著。實在說，自從山海關到喜峯口的長城線失陷以後，河北已失去第一道屏障；華北的抗戰，本來當以平津爲基點，收復長城線，與敵人決戰於熱河，作爲戰略上的第一步。但是近年來我們非但不注意到這戰略，却聽任敵人在平津一帶逐步控制軍事要點，等到抗戰一起來，平津非但沒有成爲進規失地的起點，却反而拱手讓給敵人，使敵人得以利用地理上的優勢，一直沿鐵道線南下。這一點，想起來是非常痛心的。

在上述的兩種原因中，就已足夠顯出我們北戰場上某種軍事的缺點，即由於政治上的致命弱點，使軍事方面的力量非常薄弱，以致在敵人發動大舉進攻

的時候，一誤再誤，終於給敵人佔得了優勢。不過，在這種由政治的影響所造成軍事上的弱點之外，在這次津浦與平漢兩線的作戰中間，另有一種弱點，也應該設法加以補救的，那就是軍事指揮上的不夠有力。最具體的例子，如這兩條戰線上的陣勢，不能有相互的調整，結果敵人依照預定的步驟，認定了弱點，逐步進攻，使我們英勇作戰的部隊，吃了相當的虧。當敵人由津浦線直下青縣馬廠的時候，我們平漢線上的守軍就處於凸出的地位，感到防守上的困難。在平漢線上，涿州的一役，我軍主力本來守着中央鐵道線的琉璃河陣地，左翼在鐵道西面的房山一帶，右翼守永定河南岸的固安與永清，當敵人來攻的時候，他們避開了我們中央的主力，先取左右翼，特別是右翼的弱點，被敵人攻破，使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得以迅速南下，對涿州造成大包圍的形勢，結果在涿州的我們五萬主力軍雖然能及時撤退，守護保定一帶的防線，但究竟已不免

於多少的損失，而且使整個平漢線上的防禦，由相當有利的形勢轉為非常不利的形勢。這種情形，絕不是我們軍隊作戰的不力，而是整個北戰場的軍事指揮缺少調整所致。坦白的說，這裏我們必須有一個呼應全局的主將，能把兩條戰線上的形勢，把每一線上兩翼與中央的形勢調整。譬如，在津浦線上，敵人配置的軍力最弱，這裏早應有一個全力的反攻，牽制敵人在平漢線及山西方面的進攻；但是目前敵人雖已把不少軍隊撤回關外，而我們在這方面的反攻也仍未見充分有力，這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不過，就大體上講，我們認為在華北的戰局中，北戰場不及西戰場的重要；也可以說，北戰場我們是準備着逐步的撤退，而西戰場我們才是決心死守的。這西戰場上，在軍政方面，一向有着決心抗戰的將領在主持一切；在地理方面，這裏是連綿的山巒，有着許多天險，比河北平原要勝過許多倍。那麼，

在西戰場上爲什麼我們也要遭遇到初期的不利形勢呢？這裏唯一的解釋，也只是抗戰初期軍事上的疏忽，換言之，也是軍事上的不夠有力的支配。劉汝明的貽誤戎機，使南口張家口突然失陷；李服膺的不戰而退，使敵人直取大同；這兩個前敵指揮者的錯誤，對於察綏的失陷，晉北的危機，是要負大部分責任的。但在同時，大同的缺少強固防禦工事，傅作義將軍的調守雁門關而未能去綏發動側面的反攻，以至八路軍的不能方便地趕到指定駐防的地帶，都可說是軍事上相當的缺點。不過，在大同陷落以後到敵軍直趨平型關與雁門關的期間，這種缺點已經迅速的補充完好了。最顯明的，八路軍趕到了平型關，給與向南直下的敵軍以迎頭的打擊；而在雁門關內，我軍利用了優良的地理形勢，造成主力軍與遊擊部隊良好的配合，居然把敵軍完全牽制住了。在十月的全個月中，敵軍大部被我主力阻止於原平到忻口的一帶山地，而他們的後方交通

線，在甯武、代縣、朔縣、平魯、靈邱、廣靈等地方，受到了我們遊擊部隊不斷的打擊。晉北的形勢已經由萬分險惡的局面轉變為相當的穩定了。這是西戰場上在抗戰的第一個階段內最大的成功；它表示着我們軍事指揮上的進步，它也表示着我們戰略運用上的進步。

不過，西戰場目前留着的兩個缺陷，是：在綏遠方面，歸綏、包頭已經失陷，我們的西北交通線受到了部分的阻斷；在晉東方面，娘子關已被敵人衝破，敵軍正沿着正太線向太原猛攻。晉東方面，其實我們的主力部隊是很能作戰的，但顯然缺少了廣大遊擊部隊的配合，使敵人的後路交通不受威脅，竟能直進無阻。對於太原，現在我們必須用全力固守；我們應以晉北抗戰勝利的經驗，應用到晉東來，保衛這個西戰場的重心。

至於東戰場方面，在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中間，可說是獲得了非常滿意

的成績。在這裏，經過七十五天的苦鬥，敵人僅能佔得我大上海區域的四分之一，而我們却以一個陸軍擋住了敵人海、陸、空軍及坦克戰車四種武力的進攻。我們的戰士在敵人最猛烈的砲火下完成了幾條堅強防線的建築，我們的戰士以無比的英勇牽制了敵人十五萬最精銳的陸軍，三分之二的海軍，以至三四百架海陸軍飛機。沒有一個國家的軍事觀察者不讚嘆我軍的英勇，也沒有一個評論者不認為敵人對於上海的進攻，是出乎他們意料以外的失敗。

有一部分人對於我軍在九月十一日的退守第一道防線，在最近的放棄大場、江灣，與閘北，退守第二道防線，表示了多少的驚疑。這是由於不明瞭我們在東戰場上作戰主要目標的緣故。就我們抗戰的整個戰略上說，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主力戰線應該在華北，上海乃是我們和敵人進行牽制戰與消耗戰的場合。這是說，我們要在抗戰中收復失土，我們要在抗戰中把敵人趕出去，華

北乃是主要的決勝的場合。在上海，敵人進攻的目的，是在封鎖我們與海外的交通，控制我們這個金融、產業、交通以至文化的中心，但我們也正要在這裏牽制着敵人的一大部軍力，使敵人非但不能達到封鎖與控制的目的，而且要引起敵人自己最大的消耗。不過，認清了這種目標，我們在上海的抗戰中，也一定知道有一個限度，即我們要牽制敵人的巨大軍力，造成敵人無限的消耗，而我們自己軍力的牽制與消耗，却要常常注意着不使過分的。所以，這次我們大場陣地的防禦工事被敵人用了無限的砲火擊壞以後，江灣閘北守軍陷於後路被阻的危險，這時候整軍而退，扼守更堅固的第二線，在戰略上是很對的。

實在說，七十五天來東戰場上我軍的英勇抗戰，已經給我們證明了我們持久抗戰中一個重要的可以獲勝的因素，即這次我們的抗戰軍隊，差不多是從全國許多省分調來的，這些軍隊一向受着不同程度的訓練，有着不同程度的裝

備，平時被人認爲在戰鬥上也力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而這次被放在同一抗戰的場合，却能以完全一樣的英勇精神，與敵人拚死作戰！這表示，在對於日帝國主義的抗戰中，我國數百萬的軍隊都能發揮其最大的戰鬥力，這樣無限度的戰鬥力的匯聚，必能把敵人的侵略完全摧毀！

就這次我們東戰場上的整個形勢講，還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第一，我們在戰時的交通工作，執行得很好，任何鐵道路軌被敵人炸毀之後，在二小時內必可以修復；過去一切內戰的時期，從沒有這樣良好的成績的。第二，我們內地城市的防空工作，也已佈置得非常良好，使敵人對我破壞的效果，減少到很小的限度。第三，我們民衆對於抗戰的前途，在七十五天來的試驗中，覺得非常樂觀，絲毫沒有搖動，敵人企圖摧毀我抗戰意志的目的，在我們抗戰愈加持久的發展中，顯得是愈加沒有把握了。不過，在東戰場上這第一個階段的抗

戰中，也不能說是毫無缺陷的。有一種缺陷，是我們幾個戰線上所同樣表現着的，即後方民衆與前方軍隊連絡的缺乏。在運輸接濟上，在戰士救護上，在軍隊的補充上，都足以顯出這種配合的不足夠。在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中，這是任何觀察者都認爲最重要而急須加以補足的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們想留待末段中再討論，現在先看一看敵人方面在這戰爭中的第一個階段中所表現的成績是怎樣。

三 敵人的前方與後方

日帝國主義這次是抱了必勝的希望來對我侵略的，但是在初期的戰爭中，他的希望就已經碰破了。最顯明的，是他在戰爭的開頭，向日本國民保證戰爭可以在最短的時期內結束，而過不了多少時候，近衛與杉山都不得不改變口

吻，聲明這戰爭不是一九三七年內所能結束的了。敵人最感焦急的是對於上海的進攻不能得手。他派了巨大的艦隊，陸軍與飛機隊在這裏，希望迅速達到佔領上海的目的；然而，他的巨大海陸空軍非但長久被膠住在這裏，而且遭遇了重大的犧牲，並未得到成功。照目前最低限度的估計，敵人在華北幾個戰線上的軍隊，約有三十萬到三十五萬人，在上海的戰線上約有十五萬到二十萬人，總共至少有五十萬人。這是說，敵人在戰爭初期中送到前線來的軍隊人數，已經超過它平時的常備軍數了（日本的常備軍數是二十八萬人）。在這巨額的軍隊數中，自然也夾雜着小部分滿洲與內蒙的偽軍，但是，毫無疑問的，敵人最精粹的軍隊，大部分的少壯軍官，都已被派來侵略的前線上。著名的久留米師團，是在上海前線上；過去進攻滿洲很得力的板垣師團，是在晉北前線上；松井、寺內兩個老將，土肥、原和知、磯谷等少壯派軍官，都已在前線指揮作

戰。然而，久留米師團在吳淞、寶山與羅店的巨大犧牲，板垣師團在平型關的慘敗，是大家都知道的，敵人最精銳的部隊，現在已經損失去大部分了。最可注意的，是在這戰爭的第一個階段中，敵人中下級軍官損失的巨大，特別是少尉、中尉、上尉這一類軍官的傷亡，在日本報紙的記載中，佔着很不小的部分。很顯明的，在這戰爭持久下去的中間，敵人軍額與官佐的補充，都將成爲重大的問題。

在前線上敵軍戰鬥力的表現，只有重砲佔着比較有力的部分，其他像空軍、坦克與步兵，在許多軍事專家的眼光中，都顯得非常落後。海軍的大砲在上海作戰的初期，在掩護軍隊登陸的時候，盡了相當的力量，但後來我們軍隊移向內部，離開軍艦大砲的射程以外，它們的功用也就沒有了。陸軍的野砲在瞄準上相當的好，但在羅店瀏河河汊紛歧的地帶，在晉北山巒重疊的區域，重

兵器的移運不便，效率也就大減。空軍機械的不精密，飛行與射擊技術的落後，現在都已經證明了。坦克在這戰爭的第一個階段內，應用得不多，而且很容易被我軍擊毀；這證明敵軍所謂機械化的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敵人步兵在作戰中間，所佔的力量是微弱的，他們對於一塊陣地的佔領，總要在飛機大炮經過長久轟炸，再用坦克作爲開路，然後敢向前衝入；但在這次的戰爭中，因爲我軍英勇的抵抗，敵人步兵的死傷額，實在是不小。十月廿七日東京軍部發表的統計，說自從蘆溝橋事件以後，到十月廿四日爲止，日軍戰死的總額爲九六四〇人；這個不可靠的統計，顯然要加上數倍，才能準確。但就在這個數目上加上受傷者的數目，至少也當在四五萬人了。而據我中央社的消息，從八一三到十月五日，單在上海戰場，日軍死傷的總數，也已超過六萬五千人。敵軍的怕死以及死傷率的巨大，在下列的一段消息中，也可以得到

證明：

（羅店發同盟電）據小野部隊之竹宮軍曹說：「我部隊在羅店作戰，實從來未有之激烈。華軍常在夜間用日語，向我們接近，使我們發生混亂，竹平隊長已陣亡，我部隊幸免死傷者僅十六人而已，由此可見其激烈之一斑。」（九月八日東京播音）

在我軍退出閘北以後，日本同盟社消息中也表示日軍對於閘北我軍的畏懼，甚至稱閘北爲「可恨之地」；而另一段消息中，更說：『從此日僑已從被砲擊之險境脫離，無不有重生之感。』這更可以顯示在閘北的激戰，敵軍所受的損失，是何等的巨大了。

在三個月來戰爭進行的期間，敵人後方所呈現的緊張的狀況，是顯而易見的。一邊是大批大批的軍隊動員，另一邊却是許多人追問着這戰爭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市場的緊縮，股票的跌價，中小商人的無法維持，工廠與農村人

手的缺乏，「出征軍人」家庭負擔的困難，都成爲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對於上海戰爭的前途，許多人表示着懷疑與惶惑，所以，在十月十五日敵人預定攻下我上海第一道防線的目的不能達到，十六日同盟社特派員訪問海軍某軍官，那軍官居然承認日本『國內一部分人士，有非難軍事行動的不能迅速展開的，』因此他講出了許多作戰上的困難，如「地形的限制」，「封鎖的辛苦」等等。其實這些都是空話，而日本人民對於戰局的焦急，却已是非常明顯的了。

軍事動員的困難，在實行徵兵制的日本，仍舊處處可以看出。被徵的兵士逃役的顯然不少，而志願投軍的更屬寥寥無幾。從開戰直到十月二十七日，據東京無線電播音，說『全國民衆從軍志願者，達六百五十四人。』這寥寥數百人，真是少得太可憐了。軍事動員的困難，特別表現於「出征軍人扶助」的問題。在十月十六日，民政黨堀田、川崎兩議員訪廣瀨內務次官，訴說各地軍人

扶助法的運用，缺欠公平，希望指定『出征軍人家族每人每日之生活費扶助，起碼要三角五分。』這不但表示着日本一般男子動員後家庭生計的困難，而且對於這些軍人家族的生活的維持，在國家財政上都將成爲嚴重的問題。

另一方面，中小工商業者受到戰爭的影響，使各地的「商工會議所時局委員會」不斷在研究討論，提出所謂「金融難救助辦法設法」，增加全世界輸出方針。而許多工人被徵役上前綫後日本國內工廠中熟練工人的缺乏，引起產業界的危機，更是嚴重的問題。下面的一段消息，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中日事變發生後，機械與金屬工業熟練工，需要甚廣。各工場對此熟練工之爭奪，非常激烈，結局反而妨害工業之進展。政府爲調和熟練工爭奪戰計，本日下午禁止各工廠藉招貼傳單及新聞記事招募，以後凡雇用熟練工時，應經過職業介紹機關代招，同時職業介紹機關應調查該熟練工是否在某某工廠任職中或真正失業中，然後方

能介紹。一面希望同業自身協議熟練工之平等分配，使不致再有發生熟練工之爭奪事宜。（十月十四日東京播談）

這種種情形，顯示在戰爭的持久發展中，在敵人國內將要引起多多少少的動搖與恐慌。所以，十月十五日字垣在對新聞記者的談話中，說『時局比日俄戰役更重大而且嚴重』。這『嚴重』的兩個字，正可透露出三個月來戰爭的第一階段中敵人國內情況的真相了。

四 從全面戰爭走向全民族戰爭

看過了敵人在戰爭第一個階段中間的種種弱點，我們應當愈加相信抗戰前途的有把握。不過我們却要認清，敵人在初期的作戰中雖然有了種種前方的損失與後方的搖動，他在幾個戰場上，特別是北戰場與西戰場上，是佔得表面上

的勝利的，這種表面上的勝利，將使日本軍閥更容易欺騙他的民衆，把這戰爭支持下去；而且，在今後，敵人也必將以更加拚命的行動，擴展軍事力量，向我們作猛烈的進攻。這是說，我們不能輕忽了敵人。在另一面，我們也不能輕忽了自己的缺點。在戰爭第一個階段中我們所感覺到自己的弱點，必須在今後迅速的加以補足。

美國名記者史諾氏最近由北平南下，對「救亡日報」的訪員談話，他在指出了華北我軍失敗的原因之後，說：

「……目前的要點，祇是在堅決不妥協的抗戰到底。而且這抗戰，即單就軍事說，也要有具體的全面的計劃。……華北無論如何是中國的生死關頭。從此以後，中國必須用絕大的力量死守正面的陣地，同時儘一切可能援助在敵人後方的遊擊隊，使他們能儘量地發展開來。這樣，日人在黃河沿綫必須永久配置三五十萬大軍，在上海

率制二三十萬，在綏晉察冀的腹地也得一二十萬來對付遊擊隊，同時在東北隨時也要準備六七十萬，還有朝鮮、台灣、日本本國：總算起來，至少要動員一二百萬軍隊以上。那樣，才能真正展開持久戰與消耗戰的局面；那樣，才能使經濟的、社會的、國際關係的和一切其他因素發揮出它們的效力，最後致侵略者的死命。」

動員廣大的民衆，加緊持久的抗戰，是我們經過了第一期抗戰後最最急要的工作。十月二十六日中央社發表李宗仁將軍的談話，也說：『在此抗戰期間，全國亟應「精神動員」，而組織民衆與訓練民衆，實爲當急之務。』同月廿四日「救亡日報」登載田漢作『訪大場前綫』一文，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某將軍所作的一個有力的警告。

「他以爲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綫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

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二三月之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爲民族戰士。」

這是身處前綫指揮作戰的一位將軍的最深切的感覺。不單是我們自己這樣想，一位外國的新聞記者，美聯社的貝爾敦氏，他於十月廿三日從太原發出的電訊，說到山西目前作戰中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必須爲遊擊戰，並訓練農民以疲敵的戰略，』他說：『國民黨於一九二五年北伐時之成功，以人民有政治組織爲其主要原因，但在山西以外之軍事領袖，現尙未運用此種人民的政治組織。根據此間之軍事領袖推斷，組織山西農民，使其能爲國家獻身，約須時二月；設能將華北全部農民加以此種組織，則必能制止日人之攻擊。』

綜合上面的幾種意見，目前抗戰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是動員全國民衆，促

成真正全民族的抗戰。我們可以說，現在的全面抗戰，還不夠深而廣，還不能發揮全民族抗戰的充分的作用。而且，在目前，我們還有邊疆上的許多民族，尚未參加在這個神聖的抗戰陣線中。自然，這不是他們不願意對我們民族的敵人作戰，而是推進全民族抗戰的工作，還沒有做到充分。不過，現在我們不能再遲緩了，我們要加緊步子，展開最廣大的戰綫，阻止敵人的進展。

第一個階段的抗戰結果，成績是良好的。我們已經促成了全面的抗戰。而且各方面的戰鬥力都在加強起來；在今後的階段中，我們必須進一步促成全民族的抗戰，以更雄厚和更廣大的戰鬥力，擊破敵人的侵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

遊擊戰術與遊擊隊

在我們抗戰開始踏上第二個階段的時候，許多軍事上與外交上的重要問題，都引起了大家熱烈的檢討。這種檢討是很有意義的。但在檢討的中間，我們必須應用理智，而不能過逞感情，因為憑着感情來觀察事物，往往會陷於過火的弊病。例如，目前許多人討論着的遊擊戰術的問題，就是一個證明。從抗戰開始到現在，許多人都認為遊擊戰是我們對付優勢敵人的一種重要戰術，應當廣泛地採用的，但是有人看得過火一點，差不多以為遊擊戰是我們唯一可用的戰術，那就會把遊擊戰與主力戰配合的重要性都忽視了。現在，許多人已在檢討中糾正這種錯誤了；但也有糾正得過火的，差不多把遊擊戰在我們民族解

放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也完全抹殺了，那結果却正和誇大遊擊戰的價值犯了同樣的錯誤。

關於遊擊戰術在我們抗戰中的應用，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提出來討論一下。從遊擊戰術，我們也必然要討論到遊擊隊；因為關於遊擊隊的產生和他的性質，現在一般的意見也似乎太分歧了。

實在說，遊擊戰術的重要性，並不是我們這次的抗戰發動後才被人發見的。過去，在南京軍事委員會所辦的「軍事雜誌」上，就常有介紹遊擊戰術的文字。許多討論軍事學學者，都承認遊擊戰術是劣勢軍抵抗優勢軍一種最重要的戰術。俄國革命時革命軍戰勝帝國主義的干涉，大半就是得力於遊擊戰術，而蘇聯著名的「無綫戰略」，也就是由這種遊擊戰術所產生的。九一八以來敵人佔了我們東北六七年，但他們始終不能在這塊土地上得到多少好處，也就是

由於我們義勇軍的遊擊戰術。固然，運用遊擊戰抵抗強暴的敵人，有成功有不成功，但這原因不在於遊擊戰術的本身。遊擊戰是一種特殊的戰術，它的價值是軍事學者所不容忽視的。

關於遊擊戰術的各種特點，現在已有許多書籍和介紹文字，講得很清楚了。但我們可以提綱挈領，把遊擊戰術的特殊作用，歸納為下列六種：

- 一、牽制敵軍——使敵人軍力不夠分配；
- 二、堅壁清野——使敵人給養發生困難；
- 三、破壞交通——使深入的敵軍調運不靈；
- 四、打擊敵人後路——使敵人首尾不應，軍心搖動；
- 五、為自己軍隊引路——使自己的主力軍可以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形勢，造成對於敵軍的包抄夾擊；

六、擾亂敵人佔領區域——使敵人不能利用佔領地上的經濟資源，以解救他的經濟困難。

上述幾點，可以代表遊擊戰術的幾個最重要的特色。但是，要了解遊擊戰術在應用上的重要性，我們更須明瞭下列的三點：

第一，遊擊戰術是軍事上許多戰術的一種，而執行遊擊戰術的遊擊隊，也是軍事上許多戰鬥力中的一部分。軍事上有許多戰術，譬如：「速戰速決」是一種，「迂迴作戰」是一種，而「遊擊」也是一種。我們相信，「遊擊戰」是我們對付敵人「速戰速決」與「迂迴戰」的一種重要戰術；但假如過火一點，說遊擊戰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唯一戰術，那是錯誤的。軍事上戰鬥的力量有許多種，空軍、海軍、步兵、炮兵、騎兵、機械化部等都是，而遊擊隊也是其中的一種，各種戰鬥力都有他們的特殊優點，而這種特殊優點又必須配合發揮於特

殊的空間和時間；我們固然不能說單靠那一種戰鬥力量就可絕對戰勝敵人的，但假若把那一種戰鬥力量看做完全無用，却又是犯着過火的毛病了。

第二，根據上段所說：一種戰鬥力的殊特優點，必須配合發揮於特殊的空間和時間，我們相信，遊擊戰在我們的戰場上是可以發揮它的特長的，這因為我們的戰場是一個廣大的戰場；這戰場對於我們是熟悉的，而敵人都是生疏的；這戰場離開海岸愈遠，山地愈多，敵人對於地理也愈不熟悉；敵人在我們的戰場上，可以佔領一些交通綫，佔領幾個城市要點，但在這些綫和點以外的廣大區域，敵人以有限的軍力，却是無法達到的。還有更重要的，在我們廣大的戰場上，敵人靠了機械化的裝備，可以移動迅速，而我們因為缺少這種裝備，移動比較遲緩，這樣我們的軍隊在陣地上很有陷於呆打及被敵人迂迴包抄的危險；但是靠了遊擊戰的高度流動性，使他們和正規軍配合起來，確是可以

增強我們打擊敵人的力量。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在我們廣大的戰場上，富於移動性的遊擊軍（像空軍一樣），乃是特別需要的。

第三，在時間的條件上，我們相信在目前我們抗戰的初期，遊擊戰術也有它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承認，我們並不以為遊擊戰術是最後殲滅敵人的戰術，但在他們抗戰的最初幾個階段，遊擊戰確是對付敵人，打擊敵人的最好方法，而應當廣泛地使用。這因為在抗戰的初期，我們軍隊和敵人軍隊的裝備上，相差得比較遠；敵人的初期戰略是要把我們的精銳主力吸引在一個固定陣地，加以殲滅，這種危險性在淞滬戰爭中是存在着的。自然，我們不能輕易拋棄重要的陣地，但我們也要避免給敵人「速戰速決」的殲滅戰；即使是陣地上的消耗戰，我們也比較吃虧的。那麼，這矛盾應該怎樣來解決呢？我以為一展開廣大的遊擊戰，在無數方面牽制和消耗敵軍，減少我們正規軍在正面所

受的壓迫，乃是對付敵軍的最好辦法。更有一點可注意的，敵人的動員準備比我們完全，我們在抗戰初期的動員比較遲慢，這時候，利用多方面自然起來的遊擊部隊，增強他們的戰鬥力量，確是很重要的。

從上面的幾點，我們可以知道遊擊戰術並不是我們抗戰中唯一的戰術，遊擊隊也並非我們抗戰中唯一的戰鬥力，同時遊擊戰也並非我們與敵人最後決勝的戰爭方式。然而，我們却也認清了遊擊戰術在我們抵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中間，確是佔着極重要的部分，尤其在我們抗戰的期間，遊擊戰術的作用，是特別可以發揮的。

不過，目前遊擊戰正受着兩種的批評：一種是所謂『遊而不擊』，另一種是少數遊擊隊的騷擾。這兩點，與其說是遊擊戰的流弊，不如說是遊擊戰術未受充分的注意，所以運用得不當了；拿這兩點來反對遊擊戰，是不可以的。所

謂「遊而不擊」，當然是指一部分軍隊藉口遊擊，避開正面戰爭，在敵人進攻之下隨意後退，過去幾個月來津浦綫上的戰爭，就顯示着這種例子。但我們以爲這種情形，一半是由於極少數的不良軍人自私自利，沒有抗戰的決志，祇圖保全自己的實力，另一半是由於遊擊戰術的真正意義，並沒有爲一般人普遍了解的緣故。遊擊戰決不是爲要避免犧牲；相反的，遊擊戰應該深入敵人的後方，它所冒的危險，實際上比正面的戰鬥也許還要大的。其實，正面作戰的主力軍假如隨意後退，那是違犯了軍紀，我們應該把軍紀整飭，指揮加強，就可以補救。最近許多抗戰不力的將領受處分，表示這點已在迅速補救之中了。至於遊擊戰術的真正意思，主要在於遊擊部隊與正規軍的密切合作，這正和戰爭中陸軍與空軍或步兵與炮兵的合作一樣，單靠一方作戰，並不能消滅敵人，而要兩者合作，才能給敵人以致命打擊。平型關的一役，敵板垣師團被第八路軍

遊擊部所消滅的，在千人以上，但可惜主力軍沒有準時趕到，配合作戰，否則敵人整個師團的殲滅，也並非不可能的。

關於少數遊擊隊的騷擾，原因是在無業遊民假名的遊擊隊，實際上却既不遊擊，反而借此打劫或勒索地方。如上海浦東曾受一部分別動隊的騷擾，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形，最近蔣委員長已明令加以禁止。禁止了假名的遊擊隊，可以使真正的遊擊隊不致橫受拖累，受人輕視，這是非常重要的。但這裏最要要的，是真正的遊擊隊非但不要因此也受到限制，而要能迅速的發展。最近報載豫冀邊境，浙皖邊境以至上海附近的南匯、奉賢、川沙等縣，都有我遊擊部隊積極活動，使敵人大受威脅，可知真正的遊擊隊，尤其是感受敵人殘暴壓迫而自動起來與敵人拚命的遊擊隊，他們對於抗戰的幫助，是非常巨大的。

這種廣泛地自動起來的遊擊隊，我們覺得對於他們的戰鬥力量的運用，應

當注意幾點：第一，多接濟他們以軍火，使他們與正規軍得到密切的聯配；第二，幫助他們在軍事技術上與抗戰政治教育上的訓練，使他們的戰爭力量充實增強；第三，幫助這種遊擊部隊的組織發展，漸漸使他們正規軍化。

由遊擊隊練成的正規軍，在戰鬥的機動性上可以保有絕大的優點。我們的軍隊正需要這種機動性，才不致打呆仗，被敵人迂迴擊敗，而能相反地戰勝敵軍。這裏連帶要提到，我們的正規軍曾有一部分因為感到遊擊戰的重要，而以為應趨向整個的遊擊化；這種情形倒是不對的。從遊擊隊產生正規軍，是我們軍事上的進步；把整個的正規軍遊擊化，乃是軍事上的退步。我們正規軍的戰術現在需要改進的，是從呆板的陣地戰轉到敏捷的運動戰，這種運動戰的主要條件就是富於機動性。這樣，從遊擊隊的正規軍化，與正規軍的採用運動戰，顯示着我們戰鬥力擴大強化的一條正確的途徑。目前我們需要以廣泛的遊

擊戰，牽制敵軍，消耗敵軍，幫助主力軍抵抗敵軍的進攻；將來我們要以大量的堅強的正規軍，以敏捷的運動戰，打擊敵軍，消滅敵軍，把敵軍從我們的國土上趕出去。

怎樣建立中國的新軍

建國和建軍的問題，最近受到了我們全國上下的注意。在當前的情勢之下，建軍的問題實在尤其來得迫切，因為軍事上的勝利，無疑的乃是保障我們建國成功的先決條件。所以趁着目前政治部已開始軍訓、民訓與宣傳等重要工作，趁着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行將討論鞏固團結與加強抗戰等基本問題的時候，我們願意就『怎樣建立中國的新軍』這個問題，略貢粗淺的意見，以備各方面的參考。

在近數月來，我們曾經幾次聽到人問起：在什麼地方，到了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把敵人打擊回去，收復所有的失地？我的回答是：到了我們的新軍建

立完成的時候，我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把敵人打擊回去。當然，這個問題與答案，並不是指我們目前不能打擊敵人，也不是說我們到現在還沒有進行建軍的工作，而是表示我們目前正在是一個準備整個反攻與決戰的階段，而這個反攻與決戰準備的完成，則主要在於我們一個大規模新軍的建立完成。

我們認為，我們的抗戰軍事的進行，在步驟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促動全國性的抗戰的展開。這因為我國本來沒有全國總動員法的準備，所以如何促動全國人民，以所有力量貢獻於抗戰，乃是抗戰第一階段的重要工作。第二階段是爭取時間，建立新軍，這因為敵人已經侵入了我國一部分地方，但我們已經獲取了許多實際抗戰的經驗，所以這階段中，一面應該使敵人的繼續侵入遭遇無限的困難和損失，牽制他的進展，削弱他的力量，同時把我們巨大新軍力與軍事工業基礎，迅速建立起來。第三階段則是發動全面的反

攻，選擇敵人的弱點，尋求決戰，以達到最後打擊敵人，收復失地的目的。

上述的三個階段，當然不能機械地劃分的；但在這中間，銜接第一第三階段而佔着我們抗戰進展中最重要部分的，乃是「爭取時間，建立新軍」的第二階段。在這階段中建軍的重要意義及其可能性，我們更有三種理由，來加以說明：第一是國際危機日益加深，世界戰爭迫於眉睫，我們必須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利用我們從敵人所爭得的時間，利用世界暴風雨到臨以前的喘息之間，來建立我們的巨大軍力，準備將來與敵人進行更猛烈的鬥爭。第二，是我們爲了適應長期的抗戰，應當建立持久戰爭的基礎，這不但要求更大規模的人力動員，更須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工業。第三，在抗戰進行的中間，利用較短的時期，建立巨大的新軍，在我們是有可能的，這因爲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一種進步的戰爭，而不像日帝國主義的對我們侵略，是一種退步的戰

爭；這種進時的戰爭可以促成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種種方面的改進，使我們要在極短時期內建立一個大規模的現代式機械化的新軍，也有了可能。

那麼這建軍的工作應該如何着手呢？第一我們須有目標，然後再談辦法。簡單說來，我們的建軍需要達到兩個目標：一是全民軍事化，使每個健全的國民都是能夠獨立戰鬥的戰士，具體說來，他必須有軍事上的武裝與政治上的武裝，使他在任何環境中都能站在抗戰的崗位上。二是全土要塞化，我們的戰鬥是沒有前方與後方的，我們不僅在戰區有着軍事防禦工事，而且在非戰區，甚至敵人的後方，也要加緊建立我們的作戰基礎，具體說來，我們要使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道，每一條橋樑，都成為堅固的堡壘。

上面的目標，也許放得很高，我們應該來講實際建軍的辦法。我們的建軍應該注意下面的四個要點：（一）擴充軍隊數額；（二）改善兵士素質；

(三) 加強軍事組織；(四) 提高作戰技術。爲了篇幅的關係，我們僅能扼要地對這四個建軍的要點，提供一些具體的辦法。

第一，擴充軍隊數額。全民軍事化是我們建軍的一個最高目標，而擴充軍隊數額乃是當前應該施行的一個急要步驟，這不單是爲了戰時軍隊補充的需要，特別因爲軍隊數量的擴大，乃是我們比敵人最佔有利的一點。但是，過去拉夫式的徵兵，不但政治上的流弊很多，而且在軍事的要求上，拉得來的也不一定適合標準的兵士。所以我們應當把招募、宣傳、培養與鼓勵等方法兼施並進，造成一種使民衆踴躍參加軍隊的運動。這種運動的推進，我們提議用下列幾種辦法：(一) 應用民衆的愛護鄉土心理，發起一種保鄉運動，使得人民參加本地的軍事訓練與組織，但應避免過去內戰時期地方訓練所遺留下來的對內心理，而應充分灌輸以民族抗戰的認識。(二) 在各方面推進從軍運動，特

別注重宣傳從軍的意義與幫助從軍的辦法方面，使從軍者的家人不致發生阻礙心理，使從軍者不致失望而歸。(三)對於民衆因愛國保鄉觀念而自發組織的純正游擊隊，應該加以鼓勵，幫助，使他們逐漸正規軍化，而勿採取消極的取締，繳槍等辦法。(四)優待軍人家屬，慰勞受傷將士，使一般人對於投軍感到光榮與安慰，不致發生失望與恐懼的心理。

第二，改善兵士素質。單有了巨大的軍隊數額，而不注重兵士素質的提
高，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注意改進兵士的素質，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軍。對於這一點，我們也可舉出幾種辦法：(一)擴大後方的軍事訓練，這不必拘泥於過去刻板的壯丁訓練的形式，而應以野外集合，民衆運動會，各種競技比賽的方式，從這中間選拔和鼓勵健康優秀份子，參加軍隊。(二)普及士兵教育，使他們的文化水準得以提高。(三)加強政治訓練，這不單是加強軍隊中的服從

精神，就能足夠，應當使他們多多具體地明瞭民族抗戰的意義，世界反侵略潮流的激昂，鼓勵他們對於許多問題的研究，培養他們中間的集體精神。（四）使軍隊中吸收新的份子，像從被佔領區流出來的技術工人，有血性的知識青年等等，因為過去我國軍隊大部份來自農村，在忠實耐苦及作戰的堅韌力方面，是有特長的，但在機動性及對於軍事機械的適應性方面，也許較差，特別像我們這次作戰中間，需要破壞交通及敵人重兵器的技術，這在都市的交通工人機械工人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的。

第三，加強軍事組織，這次我們的抗戰，在軍事組織上已表現着比過去很多的優點，這是近年來我們努力軍事建設的結果；但是過去留下來的不滿足之點，也未始沒有，像指揮的欠統一，同一戰綫上幾個軍隊裝備的不平衡，作戰中兵種協同與前方諜報及後方勤務的欠周密，都是需要加強軍事組織，來給與

改進的。在建軍工作進行的中間，我們以為應注意下列各點：（一）統一指揮，使軍隊的調配能夠迅速，雖然來自全國各地的軍隊，他們有着相當的特殊性，在指揮方面也應當注意發揮他們的特長的。（二）嚴明紀律，使賞罰分明，鼓勵優秀及英勇作戰的軍隊，懲誠不負責或有營私舞弊的份子。（三）裝備與待遇的標準化，使一個戰綫上協同作戰的部隊，不致有彼此之分，遺留弱點，給敵人乘虛進攻。（四）鼓勵團結的精神，使我們全國的許多軍隊，與無數戰士，都認為祇有一個敵人在前，大家在精神上聯在一起，這是無形的然而也是最堅強的組織的基礎，不容加以忽視的。

第四，提高作戰技術 我們不但要有巨大的兵員數，而且要把軍隊的作戰技術儘量提高，造成一種無畏的力量，來摧毀敵人。這不是過高的理想，我們要與敵人最後決戰，收復失地，這是必要的條件，同時這也是可能的事情。關

於這，我們也建議幾種辦法：（一）增加機械化的裝備，造成幾個最堅強的野戰軍團，這可以選擇幾個最精銳的部隊，逐步發展的。（二）幫助游擊隊，使之正規軍化，利用游擊經驗的特長，發展我們軍隊的機動性，便於進行運動戰。（三）利用各個友邦的經濟上，特別是技術上的幫助，建立我們的軍需工業，使我們的廣大軍隊都能夠得到充分的新式裝備。（四）增設軍事學校，提倡軍事學術研究，獎勵軍事發明，使我們在軍事技術上有着普遍的發展，達到『全民軍事化』，『全土要塞化』的最高目標。

國際外交的三趨向

一

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外交就是潛在的戰爭』。這話是具有多少真實性的。把這話說得更露骨一點：『外交乃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這話雖然不會永久是對的；但在目前的國際情況下，却可以看到一個最真切的寫照！

幾年來，在日帝國主義對於我們不斷的侵略中，一面有一次次的進兵，衝向東三省，衝向熱河，衝入長城以內，再衝往內蒙的察綏；另一面便有「焦土外交」「水鳥外交」「協和外交」與「明朗外交」一個個外交陣勢的展布。把

外交戰術和軍事戰術配合起來，它的作用可以分散對方的陣勢，搖動對方的鬥志，穩定既得的侵略物，徐圖再舉的大進攻，這是再聰明不過的方法。

在歐洲以至全世界；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外交戰術，與軍事的戰術巧妙地關聯着。意帝國主義一面陳兵東非，一面却堅持它在國聯的地位，以頑強潑辣的外交態度，對付列國的制裁封鎖。同樣的，英國一面在地中海集中了大隊的戰艦，另一面又在日內瓦組織了制裁的陣線。甚至蘇聯的和平外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解釋做鬥爭的表現。在侵略帝國主義積極威脅之下，蘇聯除了擴大防禦的軍備以外，也立刻展開了和平外交的陣線；它和鄰國成立不侵犯條約的連鎖，它又加入國際聯盟，推進集體安全的運動；它的和平外交的成功，對於侵略的帝國主義的野心，正是一個迎頭的打擊。所以，在國際戰略的意義上，蘇聯的和平外交並不是消極的退却的表現，而是積極的向前的表現。

在近年來戰雲瀰漫世界的時候，我們見到國際外交界的重要人物，也匆匆忙忙地往來着。這不是偶然的。一面有軍事鬥爭的積極佈置，另一面也必有外交策略配合着活動。齊亞諾的訪德，戈林的訪意并往匈牙利及波蘭「行獵」，里本特洛浦在倫敦的活動，以至日本的不斷更調駐外使節，可以顯出侵略國家爲了佈置戰爭，是怎樣的在加緊外交的活動。同時，法國外長的訪英，小協約外交要人的不斷會晤，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的出遊中南美，也可以顯出一些希望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及其衛星國，爲了防範侵略者的挑戰，也是怎樣努力在調整其外交的陣容。這以外，我們又見到蘇聯外長李維諾夫，這幾年來不斷地出現於日內瓦，親自訪問過華盛頓，參與過英國皇室的典禮，在國聯響應着許多弱小國家的呼籲；這又顯出這個超越於帝國主義範疇以外的重要勢力的外交家，更是在怎樣拉攏着一切希望維持現狀以至要求真正和平的國家，

共同對付侵略者。

世界大戰的前夜，也就是外交的關係最複雜微妙，外交的鬥爭最尖銳猛烈的時期，帝國主義中間的鈎心鬥角，侵略陣綫與和平陣線間的相互牽制，種種的變幻複合的姿態，使人目迷五色，甚至摸不着端緒。一個被侵略或被威脅着的弱小民族，在這種情況下，常感到應付的困難；它容易被強暴的外交壓力所懾伏，它容易被悅耳的外交詞令所誘惑。於是有人喪氣地這樣說，『弱國無外交！』然而這句話，正是外交戰術中失敗主義者的一種沒落的表示。帝國主義者需要外交的戰略，和平主義者也需要外交的戰略，而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更需要外交的戰略。放棄了這種「潛在的」戰術，當然是失敗；錯用了這種「潛在的」戰術，墮入敵人所設的陷阱，同樣是失敗；這是目前世界變動中我們的外交政策所以值得重視的理由。

這樣，我們應該把目前世界三種主要外交政策的趨向，大概的討論一下。

一一

最先我們可以講一講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

目前世界有三個最大的侵略帝國主義，就是日德意。這些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只有一個根本的路向，就是推進它們的侵略，不管是採取武裝挑釁的方式也好，裝作暫時緩和的姿態也好，在它們的帝國主義本質沒有改變以前，侵略者的基本政策始終是侵略，絕不會突然改變的。

把侵略者的政策估計做單純的武力的蠻幹，那是錯誤的。侵略者會在國際矛盾中找到了適當的裂縫，然後採取武力挺進的手段。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的開始大舉侵華，是看準了英美法各帝國主義與蘇聯的矛盾，看準了英美兩

大帝國主義在世界，特別是在太平洋上的矛盾，然後動手的。一九二五年意帝國主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是根據於一九三四年初法意的非洲協定，因為在事前它已拆散了英法在非洲政策的一致。而英法在歐洲大陸上的貌合神離，正也是造成這幾年來希特勒一次次毀約增軍的主要原因。

每逢一次侵略行動過去後，侵略的帝國主義在保有了它的獲得物之餘，必然會暫時採外交上的緩和姿態，使全世界的反感能夠漸漸平息下來。這是外交上以退為進的戰略；這暫時的緩和空氣，正是準備第二步的突然進擊。所以，日本在侵佔滿洲之後，居然接受國聯調查團的實地考察；等到調查團歸去，國聯的調解終無結果，一次一次的大舉侵略，又深入長城以南，直向內蒙古去了。而陪襯着這一次次侵略的，日本內閣的外交政策由「焦土外交」「水鳥外交」一再變到「協和外交」與「明朗外交」，似乎侵略的步驟愈堅挺，外交的

表面也愈是柔軟；這種反比例的進展，在基本的侵略原則上，却是不動分毫的。

在意軍侵阿的急進階段，墨索里尼表示可以接受英相霍爾的調解方案；在意阿戰爭結束之後，意軍立刻從利比亞邊境撤退，換得英國推動國聯各國撤消對意的制裁。然而意帝國主義真的放棄了向外侵略的野心了嗎？西班牙的內戰一爆發，在西地中海佔有重要軍略地位的巴里阿立克羣島，立刻落在意軍的手中。英法所倡議的不干涉協定，經過再次的催促，勉強獲得意德的同意，但是在二月二十日禁止志願兵的辦法施行後不久，在二十八日，英方又證實有二萬名的意兵，由卡斯斯港私運入西班牙援助法西斯叛軍。

一九三五年初，希特勒宣布廢止凡爾賽和約中的軍備限制條款，恢復徵兵制，重建海空軍；這個挑戰的第一步獲得成功了，希特勒立刻以假惺惺的姿

態，獲得英國的同情，訂立海軍的協定。這以退爲進的策略又成功了，於是廢止羅加諾公約，進兵萊茵河地帶，干涉西班牙內戰，插足西領摩洛哥；一切的侵略挑戰的步驟，像急風驟雨而來，英國已經被迫到準備放棄直布羅陀，以換取對岸的休太港，而且不得不考慮到歸還舊德領殖民地的問題了。

在外交上，沒有一個侵略者不會標榜和平；然而每一個最短暫的平靜期間，侵略者都在外交上佈置着戰爭。日德同盟與日意協定的突然公布，使最有經驗的英美外交當局，都不得不陡然變色。在目前，儘管希特勒沒有直接挑戰的行動，而納粹秘密細胞的組織，則已經遍佈於歐洲，甚至遠及於南非、遠東以至拉丁美洲各地。捷克的漢黎因黨公然與納粹通聲氣，準備德軍的侵入；匈牙利右翼的陰謀，幾乎引起了暴變；在德奧協定縱容之下，國社黨已在奧國進行非常的活動，納粹組織的密佈歐洲，正如日本特務組織的深入我國各地；在

鄭州事件中，我們已經看到了最具體的證例。侵略者的無孔不入，它的永無休止的進取，現在已經成爲外交常識中最基本的一課！

侵略帝國主義的一切打算，便是如何推進它的侵略；這是世界外交趨向的第一條道路。

三

第二步，我們可以講到一班希望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了。英美法代表了這一個範疇的主要國家。它們在過去曾經採取過積極侵略的政策；但現在它們已有相當滿足的殖民地和資源，而且處在後起的侵略帝國主義威脅之下，所以它們也希望着維持現狀，保守和平了。

爲了要求維持現狀，所以擁護和平，反對侵略者；這在某種程度上，還算

是不錯的。然而它們的要求維持現狀，也只是爲了維持它們本身所擁有的利益；所以它們的出發點純粹是消極的。在侵略者的行動沒有妨礙到它們本身利益以前，它們不會加以反對；假使它們的反對侵略需要引起世界更積極的變動，超越了它們維持現狀的目的，它們也不會贊同。所以它們的外交政策，永遠是消極的，而且包含着很大的矛盾。

這種消極的矛盾的外交政策，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中，表現於下列的三種姿態：第一是擴大本身的軍備；第二是採取自保的中立政策；第三是和前者相彷彿的不干涉政策。然而這樣消極的自保政策，在國際關係已達於非常錯綜複雜的今日，有時候固然相當地幫助了和平的維持，有時候則還是相反的幫助了侵略者，造成戰爭的更大的危機。

爲了維持現狀，英帝國主義曾經以不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幫助，培養許

多國家的法西斯反動勢力。德意和日本在過去多少都是靠了英國的營養而滋長的，現在它們却要向英國本身的利益上，要求分肥了。爲了這樣，英國的統治者才掉轉頭來，漸漸接近於世界和平勢力。但它掉轉頭來的第一步，還是擴大它本身的軍備。在英政府發表的國防白皮書以至艾登外相的屢次演說中，都是這樣的表示着『英帝國軍備力量的增強，乃是世界和平與政治安定的最好的保障。』這同樣的龐大擴軍的運動，現在也爲美法等國所採用着。然而有一點却是英國外交當局所忽略的，英國的龐大軍事預算雖然不是德日意幾個貧乏的帝國主義所能趕上的，但意國的高速度戰鬥機，德國的最新式袖珍艦，日本在遠東洋面密集的海軍力，却都是英國的單獨力量所不能匹敵的。要以孤立的光榮來保障地中海、北海和遠東海面三個陣線的現勢，英帝國的紳士外交家將感到莫大的困難了。

美國一面維持着大炮巨艦的政策，一面標榜了中立的外交。在羅斯福的對外政策中，似乎以不牽入歐洲的鬥爭漩渦爲第一要着。在不久以前汎美和平會議的演說中，羅斯福和赫爾都用力說明這一點，希望大家合力維持一個和平的
美洲。在意阿戰爭中，美國趕緊通過了中立法，在這次西班牙戰爭中，美國又
急速成立了中立案。一個記者曾巧妙地說，『美國政府對於追回運往西班牙的
十八架舊飛機，似乎比維持歐洲一個合法的民主政府的存在，更來得重要。』
這個巧妙的諷刺是有理由的。美國希望維持它對於美洲統治的現狀，但是它
似乎忘記了在大西洋的對岸，法西斯的狂焰正在吞噬着歐洲；在太平洋的對
岸，日本軍閥的戰車已經開上了亞洲大陸。你要求中立，他人却不許你中立
啊！

西班牙的內戰，實際上是一個世界大戰的雛形。一個合法產生的民主政府

受到國際法西斯勢力的環攻，這對於歐洲所有民主國家，正是一個嚴重的威脅。然而爲了守着維持現狀的原則，英國却把法國推在前面，提出不干涉的辦法。不干涉，其實却是縱容法西斯各國的干涉。這個自欺欺人的騙局，現在已經完全暴露給全世界了，然而英法至今還是死守着消極的不干涉。不過，西領巴里阿立克羣島已經落在意軍的手中，西屬摩洛哥無形中已成爲德軍的大本營，德國的軍事專家已在祕密武裝休太港和梅里拉港，有一朝，英法會感到噬臍莫及的痛苦的，因爲你要消極的維持現狀，實際上却是幫助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推翻現狀！

爲了這種外交政策的消極和不徹底，它們的遷就妥協的傾向，也常常給積極侵略的帝國主義造機會。在侵略帝國主義稍稍表示緩和態度的時候，這班希望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就會滿足下來。所以，在上次日本新外相佐藤氏的演

說中，他表示日本假若侵佔了東北四省以後，不立刻引兵南下，侵入華北五省，就不會引起英國的反感。這位久經外交戰陣的人物，是想把侵略外交的新乖巧，教給他國內的軍政人物了。

然而侵略者的步伐真的能夠停留在一定限度以內嗎？不會的。英國在歐洲曾經一再企圖和德意妥協，而結果却等於零。德國的戰線不但已侵入萊茵地帶，而且已發展到舊殖民地；意國的戰線不但伸展到紅海岸的東非，而且迫近到英國咽喉旁邊的直布羅陀了。

老大帝國主義的唯一願望，是維持現狀；這對於世界的和平，固然有着消極的幫助，但這種消極的立場，確是包含着不少的矛盾，而非常容易搖動的，被侵略的弱小民族爲了要求和平，抵抗侵略，可以和這些國家保持相當限度的合作，但絕不能加以完全的信賴。鼓勵阿皇抗意的，英國有一份力量，誘騙阿

皇離京的，英國也大有關係；請阿皇到倫敦的，是英國，把阿皇擯絕於國聯之外的，也是英國。爲什麼這樣前後矛盾呢？要維持現狀啊！這種消極而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實質，我們應當十分留意的。

四

最後我們要講到世界弱小民族與和平勢力的蘇聯的外交趨向了。

我們把弱小民族與蘇聯的外交趨向連起來講，爲的是在這兩者中間，有着多種的一致。蘇聯是同情於弱小民族的；這並不是說蘇聯會挑動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而是表明了蘇聯對於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必然會具有同情。在國聯會中，蘇聯與一般弱小國家一致同情於阿皇的呼籲；在蒙脫婁會議中，蘇聯是第一個贊同土國的恢復海峽軍備權；在西班牙的戰爭中，蘇聯是以最多物

質資糧幫助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國家。要求永久的和平，要求人類的互助，要求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這三點蘇聯與一般弱小民族是一致的，所以它們的外交趨向也應該是一致的。

假使一班老大帝國主義的要求和平，反對侵略，是消極的和平政策；那麼一般弱小民族與蘇聯的要求和平，反對侵略，就是積極的和平政策。這種積極的和平政策，在外交的表現上，應當包括三個重要的項目，就是：第一，要求被侵略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解放，第二，造成弱小民族與一切和平勢力間的互助合作；第三，擁護不可分割的和平。

第一項是根本的目的，第二第三項是幫助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無論如何，世界的普遍進步，和平的永久確立，必須在一切侵略壓迫的痕跡消滅以後，然後可以達到；所以弱小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應該是目前世界外交中最重

要的一個趨向。這種趨向雖然重要，在目前的國際間却還不見得有力，所以一切弱小民族與和平勢力，應該聯合起來；甚至只是抱着消極的和平政策的國家，也應該聯合在一起。現在危害世界和平的最大敵人，是法西斯帝國主義，則一切弱小民族與和平勢力的團結，應當以這個最大敵人為第一個對象。在這種外交趨向之下，阿比西尼亞的慘劫，應當被看做全世界弱小民族的慘劫；西班牙民主政府所受的威脅，應當被看做全世界民主勢力所受的威脅；而遠東和平的被毀壞，也應當看做全世界和平的被毀壞！

在世界外交的戰略中，我們應當認識這三種主要的趨向，依循着自己應走的道路，才會達到最後的解放的目標！

怎樣把握抗戰期間的國際形勢

在我們持久抗戰的中間，對於國際形勢的發展，應該有一種堅定的清楚的把握。這種把握可以分做四點：（一）我們在抗戰中間，要不要取國際間的援助？（二）假如要的，我們能不能取得這種援助？（三）如果能夠的，爲什麼在我們抗戰發動後不能充分取得它？（四）我們應該怎樣加速取得這種援助，應該怎樣充分運用這種幫助？要正當地解答了這四個問題，我們對於抗戰期間的國際形勢，便會有確定的把握。

在我們抗戰的最初三個月中間，許多人對於國際形勢的發展，覺得有利於我，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自從我們在東戰場經過了一些挫折，有些人忽然惶

感起來，因而對於國際形勢的發展，也似乎失去了把握。這表現於下面的兩種心理：一種是覺得在我們的抗戰中間，是可能取得國際援助的，但現在遲遲不見發動，因而感到了失望；另一種是認為我們既然發動抗戰，他人就應該迅速助我，但現在酌援助還是不夠，因而感到了怨憤。曾經有人責怪蘇聯爲什麼還不出兵，有人慨嘆着我們的抗戰完全是給他人做替死鬼，就是這兩種心理的表現。

但這兩種心理的表現，却是包含着不小的危險。漢奸可以利用這種心理，使我們失却鬥志；敵人可以利用這種心理，使我們「屈膝」求和。因此，在目前的嚴重關頭，我們應該把前面的四個問題，重來一番考察，使我們可以明確地把握國際形勢的動向，堅定我們從持久抗戰中獲勝的信心。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在抗戰中間，要不要採取國際間的援助？

對於抗戰沒有信心的人，認爲我們不能靠自力作戰，必須倚賴他人。對於國際關係不了解的人，認爲他人都不可靠，我們只有運用自力，要到自力準備充分，才能發動抗戰。這兩種想法，都是錯誤的。爲了民族的生存與解放，我們即使不得到國際的援助，也要與侵略我們的敵人抗戰的；而這樣的獨力抗戰，只要我們有決心，能夠發動全力，長久支持，也一定能在最後擊敗敵人，取得勝利。但我們決不能爲了這樣，就不需要國際的援助。中國的問題是整個世界問題的一部，中國對於日本的抗戰，乃是世界和平勢力反侵略運動的最重要的一環，所以爲了各國本身的利害關係，爲了整個世界的和平前途，許多國家必須來援助我們的抗戰。但這也並不是說我們要倚賴他人。我們單獨與敵人鬥爭，則獲取勝利的歷程，一定是比較長而且更爲艱苦；我們多取得國際的一分幫助，就是使敵人增加一分的孤立，使我們增加一分的力量，同時使我們獲

得勝利的歷程，縮短了一分。根據着這樣的理由，我們在抗戰中間，是應當儘量求取國際間的援助。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取得這種援助呢？

上面已經說到，爲了各國的利害關係，爲了世界和平的前途，國際間一定能夠來助我的。就是在目前，我們也可以指出這種援助的許多證據。全世界人民的輿論，差不多都是同情我們的抗戰，只有極少數法西斯強盜的喉舌，才去幫助我們的敵人說話。我們已經得到了許多國家人民的自由捐輸，我們也從不少友邦輸入了作戰的軍火。這些都是不必諱言的，只要我們能夠堅持抗戰下去，這種援助就會跟着時間成正比例地增加起來的。

不過，這裏跟着來了第三個問題：爲什麼我們在抗戰發動後，不能立刻充份的得到這種援助呢。

我們應當認清，國際關係的發展，是循着曲線前進的，而決不是像直綫一樣單純的。每個國家都有它本身利害的關係，這話是對的；每個國家都有它內政與外交上的牽制，這也不能不承認的；同時，我們並沒有與任何國家訂有軍事互助協定，爲什麼我們要希望在我們發動抗戰之後，我們的友邦就應當對日本宣戰出兵呢？不過這樣就說我們是給他人打頭陣，做替死鬼，却更是不對的。儘管英國的統治者只望維持它殖民地帝國的安甯，儘管美國的孤立主義者主張避免牽入遠東戰爭的漩渦，而爲了它們在太平洋上，特別是中國的利益關係，它們不得不一步步採取着更積極的政策，來反對日本的野蠻侵略。同時，蘇聯雖然多年來埋頭於和平建設，而根據它對於侵略者的痛恨，根據它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它對於我國的援助，非但不會有何種的牽制，而且將會發展到無限量的。但是若使以爲我們對敵人一動手，其他的友邦就都應該來拔拳相

助，那假使不是過份的存着倚賴主義的心理，就是把國際間的關係太看成兒戲了。

那麼，最後的問題是：怎樣我們才能加速取得這種援助，怎樣我們才能充分運用這種援助呢？

這是確實的，目前的情勢太緊迫，我們不能不加速取得這種援助，而且不得不充分運用這種援助了。簡截說來，我們須有一先決條件：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實行「抗戰第一」的國策；有了決心，我們將不顧一切推進國際對我的援助；認清了抗戰第一，我們將把國際間的援助，毫無阻礙地運用起來。老實說，過去我們對於敵人，究竟還是存留着幾分的顧忌；對於敵人同盟者的種種牽制，我們尤其保存着不少姑息的態度。我們還沒有展開戰時外交的陣容，這也是過去不能把全世界對我的廣泛同情轉化為具體助力的原因。現在我

們的最高當局已經一再堅決宣布了「抗戰到底」的決心；我們已經見到，在「抗戰第一」的國策之下，我們已排除了一切的牽制與阻力，採用了最新的戰鬥武器，培練着最好的抗戰軍力。在今後，我們將不是消極的應戰，而該是積極的抗戰了。

我們認清着，在抗戰期間，國際的助力是需要儘量應用的；我們相信着，國際的助力是可能充分取得的；我們知道，國際形勢的發展，雖然是循着曲線形的，但它發展的趨向，總是有利於我們的抗戰的。所以我們可以堅定的把握住，只要我們有抗戰到底的決心，立下抗戰第一的國策，我們就可以加倍的努力，縮短我們從抗戰中獲取勝利的歷程！

我們的外交路線沒有走錯！

外交這件事情，可以講得很玄妙，也可以講得很單純。爲什麼會很玄妙呢？因爲外交上作爲對象的國家有許多，而許多國家的性質與所處地位並不一樣；同時，外交上運用的手段，又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式。那麼，爲什麼又會很單純呢？因爲外交上運用的方式，雖然可以有許多變化的政策，但目的却祇有一個。譬如，拿目前我國的外交政策來說，我們祇有一個目的，就是應用國際間切可能的助力，幫助我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們能夠獲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在這樣一個目的之下，我們對於自己外交路線的檢討，也就只有一個單純的標準；凡是有利於我們抗戰的外交力量，都可以應用；凡是不利於

——我們抗戰的外交力量，都不能夠應用。

自從我們這次的抗戰發動以後，我們雖沒有發表過絕對鮮明的外交國策，但是隨着抗戰的進展，我們在國際間努力的方向，換言之，我們所走的外交路線，却是漸漸的可以顯得清楚了。在最初，我們外交上的態度，是集中力量對付日本帝國主義，而對於其他各國，則一視同仁，希望都能取得它們的援助。這樣集中力量對付一個敵人的外交政策，在主觀上是很對的。然而隨着我們抗戰的進展，國際間的一切反應也愈趨顯明，我們漸漸明瞭，在客觀上，這是相當有問題的。爲什麼呢？因爲在主觀的要求上，我們儘管希望一切國家都來幫助我們，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客觀的事實上，世界列強中間，已有兩個國家——德國和意國——成爲日本的同盟者。德國和日本中間有着一個軍事性質的同盟，意國和日本中間有着一個重要的政治協定；這種同盟和協

定，是建立於它們共同向外侵略的基礎上的。要希望我們敵人的同盟者來幫助我們，顯然很少可能，這從我們抗戰發動後德意對於我們的輿論態度，就可以明白。爲了這樣，我們在外交上的努力就不得不有相當的改變；我們把對於日本以外其他各國的態度，改變爲：一面希望德意能守中立，一面聯絡英、美、法、蘇等愛好和平的國家，來幫助我們，共同反對日本的侵略。這樣把外交的策略加以修正，在我們主觀的希望上還是很對的，因爲就德意一向對於我們的利益關係上（特別是軍火買賣的關係上）說，它們不應該幫同我們的敵人來侵略我們；而把我們敵人的同盟者加以中立化，也就是孤立了我們的敵人，削弱它對於我們的侵略力量。然而，隨着客觀情勢的發展，這樣的策略也還是發生了問題。因爲，我們會運用外交的策略，而敵人也有它外交的戰略；敵人的外交戰略就是緊緊拉住它的同盟者，使它們支持它的侵略政策，同時阻梗愛好和平

的各國對於我們的共同援助。這在北京會議的前後，表現得最爲明顯；在北京會議中，德國拒絕參與，而意國代表則兇相畢露，處處袒護日本對於我國的侵略，而且百計阻梗英、美、法、蘇等國對於日本共同制裁；同時，在羅馬，由於德國駐英大使里本特洛浦的拉攏，德、意、日三國把過去的雙方協定更推進一步，訂立了共同的軍事性質的同盟；而在北京會議以後不久，意國一面承認了滿洲偽國，一面正式退出國聯。這是說，意帝國主義在我們與日帝國主義抗戰的中間，不願再保守中立，而是公然幫助我們的敵人了。我們要中立德意的策略，在客觀上至少也遇到了部分的阻礙。那麼，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將怎樣修改我們的策略呢？維持德意中立，應該是不改變的，但至少當採取更嚴密警戒的態度；而對於英、美、法、蘇，則應以更大的努力，取得它們的幫助，共同反對日帝國主義的侵略。

上述我們外交策略的一步步發展，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個中心的目的：即應用國際間一切可能的力量，幫助我們抵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這樣發展的中間，我們所走的外交路線，也已漸漸地變得顯明起來了：在國際間侵略與和平兩種勢力對立的中間，我們現在只有應用和平國家的助力，幫助我們的抗戰。這是因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同盟者，我們漸漸明瞭要它們幫助我們的抗戰，很少可能，至多只能希望它們中立。同時又因為對於愛好和平的各國，我們知道它們爲了維持自身的利益，爲了抵制侵略者的威脅，它們與我們共同反對侵略的可能性，在今後只會增加，而決不會減少的。不過，這裏應當指明的是：外交局勢的展開，不是可以靠單純的希望或靜坐着期待來得到的。過去的準備工夫，當前的努力推動，都與局勢的展開大有關係。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去我們的準備是很差的；那麼當前的堅決努力，應當是更重要了。

最能表示我們抗戰中軍事與外交的堅確立場的，爲蔣委員長在一九三七年「告全國國民書」最後提到的兩點——我們的抗戰有兩種意義：一是「爲民族生存獨立而戰」。一是「爲國際和平正義而戰」。這裏明確地指示給我們以兩點：在軍事上，我們應該爲了民族的生存與獨立，而抗戰到底；在外交上，我們應該爲了國際的和平與正義，而走着與和平勢力密切合作的路線！

x

x

x

我們在抗戰中的外交路線，並沒有走錯。然而，在我們抗戰進展的中間，由於軍事上暫時的失利，對於最後勝利缺乏信心的人，却常會由於感情上的搖動，懷疑到現在所走的外交路線。這種懷疑又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抱着成見的，就是在根本上不願抗戰到底，而以爲要對日帝國主義者妥協求和，必須在目前拉住它的同盟者。另一種是由於焦急心理所造成的短視的，就是對於自力

抗戰缺乏信心，對於國際助力期待過切，而因為英、美、法、蘇等和平勢力各國的援助，不能迅速大量的到來，以致懷疑到現在我們所走的外交路線，是否錯誤了的。

我們的外交路線本來沒有走錯，但這種錯誤的觀念却可以使我們的外交真正走了錯路的。由於這樣，雖然最近報章雜誌上討論到目前國際形勢與我們外交政策的文字，已經很多，我們還得來湊熱鬧談談。

抗戰到了六個月，現在有人從國際外交上看到了下面的三點事實：第一，要各國政府發動一個共同的對日經濟制裁，目前沒有希望；第二，要希望某幾個國家，特別是像英、美或蘇聯，出兵援助我國，目前也沒有可能；第三，要外國供給我們以軍事接濟上的幫助，這種幫助也是相當有限度的。這三點，第二點已有事實的證明，只有第三點我們覺得在估計上也許有着問題，因為這

種幫助的多少，不能單以我們主觀上的希望來作爲標準的。

本來，抗戰是我們本身的一種神聖責任，而國際的助力只是幫助我們早日取得勝利的一種外來因素；這是說，即使沒有國際的援助，我們也是要對侵略者抗戰，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的，而有了國際的援助，只是把我們獲取勝利的艱苦歷程縮短一些而已。但是，在我們這次的抗戰發動之初，我們覺得，有人似乎把國際的助力估計得過高，因而也期望得過切了。譬如，國際對於日本的經濟制裁，在國聯對意制裁的失敗經驗還是非常新鮮的現在，北歐與中歐及南非一部分國家都不願因制裁而蒙受商務上的損失，英美的石油資本家也根本不願把戰時的賺錢機會輕易放棄，這種可能性原是很小的。而英、美、蘇聯等國的出兵干涉，在英國的猶豫態度根本沒有放棄，美國的孤立主義未經完全克服，而它們的軍備擴張政策都沒有達到預定計劃的現在，更是沒有實現的可

能。但是在比京會議與我軍在東戰場後退的期間，這種期望國際經濟制裁與某幾個國家出兵的心理，似乎特別滋長得厲害。這種超乎客觀可能性的期望，造成了兩種不良的影響，一種是對於這種國際的援助期望過切，因而把本身加強抗戰的必要努力忽略了，這樣就促成了軍事上更大的失利；另一種是在心理上無形中造成一種依賴主義的幻覺，等到這種幻覺破滅之後，於是在心理上立刻陷於失敗主義的悲觀。

這種失敗主義的悲觀，就是造成最近一些人對於我們外交路線發生懷疑的原因。這時候，更有人們抓着這種失敗主義的心理，一面更加鼓動悲觀消極的空氣，一面要求重行檢討我們的外交路線。

但他們的「檢討」工作却很奇特；他們不真正檢討過去我們在外交與軍事方面沒有充分盡力的地方，而檢討着我們一步步走得更確定的和平路線。他們

的論據是：我們所期望於國際的（主要是制裁與出兵），都沒有隨着我們的抗戰發動而到來，結果我們是孤軍作戰，而各國却袖手旁觀，所以目前的整個國際形勢，祇有中日之間是戰局，而一般的國際間却是和局；甚至許多國家是利用中日之間的戰爭，來打他們的算盤，如英國希望利用中日的衝突，來安定歐局，蘇聯希望利用中日的戰爭，來緩和日蘇矛盾。從這樣的論據所得到的結論，似乎我們的抗戰只是自己吃苦，我們所走的國際和平外交的路綫，似乎是完全撲了一個空。由這樣的結論再引伸一步，則我們不如離開了國際和平路綫，轉向另一路綫（也許是日德意路綫），這樣或可在一種新的國際均勢之下，把中日之間的戰局也化成了和局！

然而這種檢討的結果是不是對的呢？我們應該指出，這是大大的錯誤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在客觀事實的發展上，證明侵略陣綫的國家，只有一步

步從我們遠離，而我們可能取得幫助的方面，乃和平陣綫的各國；我們也已經講過，要在目前希望各國對日實施經濟的制裁，或者出兵來幫助我國，都是沒有可能的。這兩種說法似乎有些矛盾，實際上却並不矛盾，因為我們相信在我們抗戰進行的中間，英、美、法、蘇等和平陣綫的國家，只有一步步加緊來幫助我們，所成爲問題者，僅是在國際客觀情勢下所能達到的限度而已。譬如，英美內部政治上的牽制，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矛盾，它們擴展軍備計劃的沒有完成，以及蘇聯的認爲必須英、美、法、蘇共同行動下積極幫助中國，方是最有實效的幫助；這些就是目前限制着和平陣綫各國，使它們不能放手來大量幫助我們的客觀情勢。但我們可以說英、美、法、蘇一點也沒有幫助了我們嗎？誰也不會承認這話的。這不待我們來證明，日帝國主義急於截斷我們華南與西北的交通綫，乃是最具體的說明。

但是，在目前，即使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國際外交上的三點，（一、國際對日制裁不可能；二、國際出兵助我不可能；三、在軍事的接濟上祇能達到相當的程度）都是不能挽回的事實，我們相信也還有更好的辦法，來加以補救的。第一，國際對日的聯合制裁，要通過各國政府的正式批准，原是牽制極多而不易迅速實行的；但是目前各國民衆的抵制日貨運動，早已非常熱烈地在展開了，這是最切實、最廣泛，而且最少牽制的經濟制裁運動，把這種抵貨運動努力推進，成爲各國民衆完全拒買日貨，拒運日貨，拒絕把軍火賣給日本，及拒絕與日方進行任何經濟往來的運動，那力量也許可以發展到比正式制裁更巨大的。第二，要各國正式出兵助我，事實上的牽制比經濟制裁更多，但是各國志願助戰的人士，現在已經源源不絕地來我國了；從國際志願兵幫助西班牙政府英勇抗戰中所表現的力量看來，我們相信這種幫助的方式，在範圍上既可以

非常廣泛，而法律上的牽制也是比較少的。我們不但要歡迎各國助我作戰的志願兵，更可以歡迎在各種技術上（如醫藥、交通、軍火製造等方面）的志願人士，這種力量雖然不及各國直接出兵的有效，但至少對於我們可以成爲一種極大的幫助。第三，軍火的接濟，目前雖不能說是在大量源源而來，但實際上我們相信決不在少數；然而我們也不能永久依賴外國的軍火接濟，那在經濟和時間上都一樣極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們必須在實際的戰爭經過中建立和發展自己的軍火工業；只要我們能得到各國軍事技術人才的熱烈幫助，這一層也是沒有問題的。

x
x
x

上面這三個實際問題得到了解決，在理論上，另有一個基本問題我們不得不在最後討論到的，就是在今後我們抗戰的發展中，我們相信和平陣綫各國對

於我們的幫助，一定會發展增加，而決不會停止或減少；這並非要引起我們的依賴心理，而是由於一種國際間的必然的趨勢。有人看到最近日、德、意的加緊勾結，在世界各方面猖狂活躍，而英、法、美、蘇等國倒還是猶豫逡巡，沒有迅速造成堅固的合作，似乎侵略陣綫的勢力，大過於和平陣綫的勢力，因而發生一種投機的心理，以為我們不如離棄了和平陣綫而投向侵略陣綫的好。把這種心理表現得最顯明的，是認為比京會議失敗，意國退出國聯以後，集體安全制已經破產了。這種錯誤觀念的造成，是因為不明瞭國際間侵略勢力與和平勢力的鬥爭，前者總是取着攻擊的姿態而後者則取着防禦的姿態，所以前者的勾結成功總是佔先一步，而後者的攜手團結必是在後一着。這尤其因為英、美、法、蘇幾個國家之間，利害關係上的錯綜複雜，政治制度上的不相一致，也是使它們不能迅速聯合在一起的原因。

然而，我們相信英、美、法、蘇以及其他愛好和平的大小國家的聯合，乃是遲早可以實現的一件事情。而這種和平勢力聯合的造成，是與侵略國家的勾結違兇，成正比例地發展的。所以日帝國主義愈是加緊對我侵略，其他侵略勢力愈是幫助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則和平勢力的相互團結，以及它們的積極對我援助，也必將成正比例地增加。有人認為『列強希望的是中日衝突，同時希望它們自己對日本緩和』，這看法是非常錯誤的。這樣把中國看作第一次大戰前帝國主義「爭霸」中一個必然的犧牲者，在我們「為民族生存獨立」與「國際和平正義」而抗戰的前途畫上一個悲苦的、黑暗的、失敗主義的陰影，真是最大的不該！均勢外交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侵略勢力的積極進攻政策與和平勢力的集體安全制度不斷鬥爭的時代。在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一貫地表示着侵略者向和平世界的挑戰；這決不能曲解為只有中日間是戰

局而國際間是和局。即使英國的保守黨政府不願放棄它猶豫不定的態度，但在地中海上整個的不安中，英意矛盾無論如何已成爲歐洲的第一個大矛盾了。在東方，儘管英國希望對日妥協，而日寇對我的進攻，在國際上最顯明的影響還是對英的挑戰。我們祇有這樣的解釋：在侵略勢力向和平世界進攻的時候，它最先打擊到我們（西班牙同樣是被打擊着），爲了這樣，我們已經堅決地站起來，以爭取民族解放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前哨勇士的姿態，向日帝國主義侵略者作着生與死的鬥爭了。在這生與死的抗戰中間，我們相信，不但我們全民族要堅決地站在一起，連整個世界的和平勢力都會漸漸地聯合起來，作爲我們的後盾的。

我們的外交路線沒有走錯！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大道上，在國際和平鬥爭的前哨上，我們確信，最後勝利會屬於我們的！

國際聯盟與中國外交

在近幾年來中國的外交上，對於國際聯盟，曾經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理：一種是過度的信賴，認為中國在外來的侵略下所引起的一切危機，都可以靠了國聯的主張正義的旗幟，求得其解決；另一種則是過度的輕視，認為國聯只是少數強大國家所包辦操縱的一個機關，它只會給強大者保障利益，永遠不會給弱小者主張公道的。這兩種觀念，前者主要發生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的一個時期，後者則流行於此後的幾年中間，因為國聯既不能在事變開始的時候，制止日本的侵略中國，又不能根據後來的決議案，調解中日的間糾紛，於是在初時對國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自然都反轉來感到深深的失望了。

不過，這樣兩種相反的觀念，實在是同出於一種錯誤的根源，就是對於國聯這個機構的認識的不足。在目前的國際政治情勢下，對於產生來不過十幾年頭而且經歷了不少磨難的國聯，就抱着過奢的樂觀或過度的悲觀，都是不對的。國聯是經過世界大戰流血的洗禮而產生的，它的產生的背景，無疑的是代表着一種超乎國家的和平組織的理想。然而這個嬰兒生下來却就是先天不足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流血還沒有沖盡帝國主義政治矛盾的時候，所以，在這個代表國際和平理想的嬰兒呱呱墮地之際，由於英美的矛盾衝突，它的第一個褓姆美國，就忍心地決絕而去；此後，在英法兩個褓姆把持之下，它又被用作為保持大戰中戰勝國利益的一個工具；到了一九二五年，由於英法兩個褓姆的互爭領導權，又由於英國把德國引入國聯，一面抵制法國，一面造成了西歐各國間的暫時均勢，於是這個和平的嬰兒，又被作為西歐帝國主義反

蘇聯的工具。這種種意外的磨難，使這個先天不足的嬰兒，又遇到了後天失調的阻礙，它的促進國際和平的意志，它的幫助國際協調的機構，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所以在我國受到日本的野心侵略的時候，它竟不能根據盟約所規定的步驟，制止日本的非法行動，或加以有效的制裁。這同樣的缺陷，在一九三五至三六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又暴露了一次。

然而，即使有着這樣的缺陷，這個美麗的孩子，還是值得愛護的。把這美麗孩子的未發育的軀體，看做一個完全強固的機構，要依靠它來挽救我們受到侵略時所引起的一切危機，是認識的不足；同時，把這個由於世界和平的理想而產生的機構，看作完全不中用的東西，却也是同樣的錯誤。所以，直到現在，中國雖然受到了侵略者不斷的進迫，而沒有受到國際聯盟的積極保護，但我們始終保持着國聯的一個忠實會員國的地位，這是很對的。我們覺得一些侵

略國的特強退出國聯，固然是荒謬的行動；甚至中南美一些小國爲了對於國聯的失望，消極地退到門羅主義的旗幟下，也是非常的不應該。

在侵略者蠻橫進迫之下，一方面我們應以實力來抵抗，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利用一切國際間的力量，作我們外交上的幫助。而日內瓦的力量，當是國際力量中很有用的一種。把國聯的力量加強，使國聯的機構漸漸發展到完全，這不但對於目前正受着侵略的我國有利，對於世界所有的弱小民族，對於整個國際的和平運動，都是有利的。而世界弱小民族團結的加緊與國際和平力量的發展，對於我國的抵抗侵略，達到民族的解放獨立，都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不是幻想。我們可以用下列的三點，證明國際聯盟仍不失爲我國目前外交努力的一個重要的對象。

第一，根據最近幾年來國際情勢的發展，我們認識到國際聯盟的性質的機

構，和幾年以前已有多少的不同。最顯著的幾種證明，是幾個侵略帝國主義的退出國聯與無形怠工，蘇聯的加入國聯，還有許多小國在國聯機構中的漸佔重要地位。這幾種情形，證明在最近幾年來世界的劇烈變動中，因為有幾個侵略國家企圖發動大戰，或者以決絕退盟的方式，或者以消極怠工的方式，希望拆毀這個代表世界和平與國際協作的理想的機構；但在另一方面，正因為這些侵略野心者的退盟，減少了國聯原來的被強大者操縱的色彩，而蘇聯新勢力的加入國聯，與許多小國在國聯內的增加活動，却又把國聯機構中的集體安全的力量，加強了不少。

一九三三年春日本的退出國聯，是因為它的特強反對國聯調解中日爭端；同年秋間德國的退出國聯，是因為它要求擴大軍備權不遂，以退盟為要挾；一九三五年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開始對於國聯的制裁，作積極的對抗，後來侵

阿戰事結束，它依然保持在國聯的地位，而對於國際的和平與合作，則依然表示種種方式的阻撓與怠工。到了一九三七年，黑衣宰相也宣布退出了國聯。但是，無論如何，這幾個侵略的黷武國家的退盟或怠工，却使國聯本質中的和平力量，漸漸發展出來。一九三四年秋，由於法國的主動，獲得英國的贊助，邀請蘇聯加入；由於蘇聯的加入，它一向所主張的集體安全運動，即以國聯為一個中心，而成爲制止侵略者活動的一種積極力量。一九三六年夏國聯討論撤消對意制裁，蘇聯與各小國即站在一致的陣線，力加反對。

在這個過程中間，許多二等國與小國在國聯的增加活動，更是可注意的。國聯本來有五個常任理事，都由五個大國包辦，另有四個非常任理事，則由小國担任；後來由於日德的退盟，國聯會中強大帝國主義的數目，已由五個減到三個，而因爲非常任理事席位的由四個增加到十一個，使一班二等國與小國在

國聯機構中的作用，大為增加。在目前，由於侵略國的瘋狂擴軍與戰爭危機的嚴重威脅，許多二等國與小國，都希望能維持現狀，保守和平！特別是歐洲的三個小協約國，波羅的海諸國；巴爾幹半島各國與北歐斯干迭那維亞，它們都已成為集體安全制度的贊助者，使國聯的和平力量，增強了不少。這樣由於內在的機構與性質上的逐漸變化，使我們相信國聯對於世界和平的影響，將會不斷的增加起來，而不會減少的。所以我們在外交的努力上，也決不能把國聯這個和平機構，加以忽視。

第二，在目前的國際活動上，日內瓦無論如何已成爲世界注目的一個中心。許多國際的集會舉行在這裏，各國的外交家不斷蒞臨到這裏，而由日內瓦所發出的新聞消息，自然也受到全世界的密切注意。所以，這個國際外交的中心，同時也已成爲國際宣傳的中心。我們所受到的無理壓迫與野蠻侵略，可以

通過這個國際外交中心的靈敏的新聞網，宣傳到全世界。

一九三三年國聯大會中我國代表的沉痛演說，曾經打動了全世界許多和平的正義的人士的同情，而日方代表松岡洋右的強傲態度，祇有引起各國輿論界的震驚與反感；這對於我國的外交上是有不少幫助的。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發動實力以抵抗侵略；另一方面，在國聯的會議壇上，把我們堅確的立場宣達給全世界，喚起各國人士對於我們地位的同情，造成侵略者精神上的孤立，也是非常有用的。

第三，由於國際聯盟內一般二等國與小國的地位漸增重要，許多弱小民族正可以在這個外交接觸的場合，根據共同的利害關係，漸漸攜手合作起來。向來在國際外交上，我們祇見強大國家外交人物的活動，而許多弱小民族因為散處世界各地，有時甚至很少外交上的往來。這缺憾正可以在國聯會中，得到一

個補足的機會。一九三六年國聯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時許多小國的保持一致立場，正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在今後，所有小國都應該根據共同的利害關係，在國聯會中結成堅固的陣線。

至少，中國和亞洲的許多小國，應當造成更密切的團結。國聯討論中日問題時暹羅的公然袒日，實在是我們莫大的恥辱。我們受到了無理的侵略，而在遠東除了中日以外唯一的獨立國暹羅，竟不會同情我們，而偏向於侵略者，這不是可怪嗎？我們已經見到小協約三國的團結，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團結，近東四小國的團結；我們希望這些小範圍的團結，以後將在國聯會中造成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大團結。這不是幻想。爲了要求和平，許多弱小國家應該這樣做，才能保持自己的利益，促進世界的和平，同時使國際聯盟漸漸脫去強大者包辦的外衣，而成爲保障和平與弱小者權利的最有效的工具。

根據上述的三點，我們在外交上便不會忽視國際聯盟這個有用的機構。我們固然知道，這個誕生到現在只有十幾個年頭的幼小生命，還包含着不少的病態與缺點；但是爲了世界和平的前途，爲了我們一樣的許多弱小國家的解放的前途，我們應當把這幼小的國際機構的生命，好好愛護着，讓它發展長大起來的。

論三種國際助力及其運用

關於我們在抗戰中運用國際助力的問題，曾引起許多人的討論。有人抱着一種絕對的見解，以為國際對我們的援助，必須有迅速的大量的表現，或者必須表現為直接出兵參戰的方式；這種見解，現在大家已知道是過於偏重主觀的要求，而沒有顧到客觀的情勢了。我們曾經打一個譬喻，國際助力正像自來水管中的水，水是有着的，但水管却因長久未用，有些阻塞了，現在一朝要用了，也許水不能一下就來，也許它來得是點點滴滴的。那並不是怪，我們只要把管子打通，水自然會源源而來。實在說，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忙於內部的糾紛，沒有顧到國外的聯絡，抗戰一開始，我們也多半偏重於軍事，而似乎忽略

了外交，那麼現在國際的助力還沒有大量的暢通而來，我們正也不必感到焦急與失望。

但現在我們必須在這方面加倍努力，補救以前的缺陷。本年一月廿七日，國聯行政院百屆常會開幕於日內瓦，其中討論的第一個項目，是中日戰爭問題。二月十一日，國際反侵略大會（就是原來的世界和平大會）又在日內瓦開會，這次討論的中心問題，正是我國反抗日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同時，在目前世界，我們差不多天天看到有各國的輿論界詆斥日本強盜的兇暴殘忍，要求國際的共同制裁，與各國民衆團體的舉行對日示威，發動抵制日貨。我們應該覺得，世界各方面都沒有忘記我們的抗戰，而是最關心着我們的抗戰。我們應該相信，世界各方面正貯藏着無限偉大的同情力量，等待我們去運用，轉化為最具體的幫助。

但有人要問，這種國際的助力，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運用呢？關於這問題，正是這篇文字所要討論的。

x

x

x

我們可以把目前抗戰中我們可能取得的各種國際助力，歸納爲下列三種：第一是通過國際和平機構——即國聯——的決議而取得的；第二是個別地從各國去取得的；第三是從世界各國和平民衆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得到的。

第一，我們先談目前國際間唯一的集體和平機構，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自從成立以來，在目前可說是它的威信最最低落的時代。在最近五六年中，國際聯盟所給與世人——特別是我們——的印象，可說是並不好的。這主要是由於：一、對於日、意、德這些國家破壞條約以至實行侵略的事件，國聯並不能根據盟約，加以有效的制裁；二、幾個侵略者非但不受國聯的制裁，而且強傲

地退出了國聯；三、幾個侵略者非但退出了國聯，而且還用了種種的陰謀方法，來破壞國聯。不過，儘管國聯的威信墜落，儘管國聯不能使我們滿意，而國聯的盟約，國聯的機構，在它的本質上始終是目前反對國際侵略與維持集體和平的重要工具。

單就國聯盟約來說，它主張國際間的糾紛應該用和平協調的方法來解決；它規定對於侵犯他國領土主權，破壞國際和平的侵略者，應該由國聯各會員國加以集體的制裁；同時對於被侵略者，則給與經濟上以至技術上的種種援助。這種辦法，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在意帝國主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國聯決定的對意經濟制裁，確曾給侵略者的意國以很大的壓力；這制裁的沒有達到完全成功，實際上還是由於英國的矛盾態度，使制裁不能施行得澈底而已（當時最重要的煤油與鐵兩種軍事主要原料，沒有包括在經濟制裁範圍以

內)。現在德意的施用種種要挾手段，企圖使英法動議把盟約第十六條關於制裁的規定取消，正也可以顯出侵略者對於國聯盟約的顧忌。所以，在我們的立場，我們不但要反對制裁條款的取消，而在目前我們受到日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我們更應堅決的要求實施反侵略的制裁，并使我們能取得被侵略者應有的種種財政經濟上與技術上的援助。

我們知道，目前國聯機構上的弱點，是由於三種情形：一、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一個民主和平國——美國——直到現在還沒有加入國聯；二、日德意三個強大的侵略者，都已退出了國聯，不願受國聯的約束；三、國聯兩個最重要國家——英、法——現在都抱着猶豫的態度，不肯堅決地站在反侵略的立場，根據盟約制裁侵略者。這三種弱點是無可否認的，但相反的我們也應該指出幾種足以補救上述缺點的情形：一、在國聯的機構內，現在還是包含着世界

最多數的國家；二、美國雖然沒有加入國聯，但實際上它是隨時準備着參與反侵略的（特別是關於遠東問題的）工作的；三、日德意退出了國聯，使國聯在工作上免於受到這幾個侵略者的阻梗破壞；四、蘇聯的加入國聯，使國聯在反侵略的鬥爭上發生一種積極的因素；五、近年來許多弱小民族國家的加入國聯，由於它們對於侵略者的恐懼以至痛恨，也使國聯的集體安全的意義，得到了更進一層的重視；六、英法對於反侵略的猶豫態度，主要是由於英國保守黨政府的自私自利，拖着法國，企圖以狎弄取媚的手段，緩和侵略者，但這種緩和手段決不會成功，而英國在非洲與南太平洋各自治領，在國聯會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它們對於侵略者絕不願敷衍，而它們的堅強態度多少也可以影響到英國的態度的。

從上述的種種情形，我們就可以決定在國聯方面的努力方式。我們要求

實施對於侵略者的制裁與各國通過國聯而給與我們的財政經濟上及技術上的援助。我們對於不是國聯會員國的美國，應加以特殊的重視，尤其要促成它對於國聯的合作，因為要談到制裁，沒有美國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在國聯的機構內，除了英法以外，蘇聯與一般小國，都應該受到我們的特別重視，因為蘇聯的態度多少可以影響法國，而許多小國的共同態度，對於英法也有很重要的影響。老實說，參與國聯會的各主要國家的代表，雖然都是抱着確定的政策方針來的，但在國聯這樣一個重要場合，他們第一決不願有失去國際顏面的表示，第二他們多少不能不遷就各國的共同意志。過去在意阿戰爭與西班牙問題討論的時候，蘇聯代表李維諾夫的能夠高聲疾呼，為被侵略者辯護，使幾個野心或自私自利的強大國家不敢欺侮了被侵略者，就是這個緣故。

不過，在目前對於國聯的過高希望，是沒有用的，因為目前國聯正是在它

成立以來一個低潮的頂點，它是在一種最危急然而也是最重要的突變演進的過程中；三個侵略巨頭已經被揚棄了，幾種新的和平勢力的因素已經加進去了，它可能在一個被侵略陣綫猛烈襲擊所引起的突變之下，成爲和平陣綫最堅固的核心。但現在我們不能對於國聯期望得過奢，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各國的個別援助的取得，也就成爲我外交努力的一個重要道路。

在日內瓦，趁着各國外交家雲集的時候，是進行個別外交活動的一個好場合。過去在國聯會議，在軍縮談判，在類似英皇加冕這種重要國際集合，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曾經收得了許多意外的外交成果回去，是一個好例子。同時，趁着國際視線集中日內瓦的時候，把日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酷暴行盡量宣揚一下，對於世界各國輿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關於各國的個別援助，可能取得的有三種：一種是軍火，一種是借款，又

一種是技術方面的，如醫藥救濟，交通工具之類。我們以爲，在國聯沒有決定制裁侵略者及對我大量援助以前，用各種方法取得各國的種種援助，也是一件急不容緩的工作。在反對日帝國主義侵略的立場上，我們認爲對於其他國家，可以無分彼此，儘量獲取他們的援助。譬如，在軍火方面，德國的，英國的，美國的，蘇聯的，法國的，捷克的，都好；在財政方面，英、美、法能儘它們金融上的餘力，借款給我們，我們也應當盡量去取得；在技術方面，英法的軍火專家，美蘇的航空技師，以至其他的專門人才，只要不致於有被敵人利用的嫌疑的，都應該是我們所特別歡迎的。自然，這種援助關係的取得，不一定要在日內瓦，更可以通過我們現有的外交代表，或者加上特殊的專使，但對於這種專使的人選，應該儘量求其有國際聲望，受到對方信託，和對於抗戰有堅定信心，這樣便容易有收穫，否則只是單純的旅行專使而已。

在上述兩種國際助力之外，第三種世界各國和平民衆的援助，直到現在確是最少受注意，但實際的作用却是非常重大的。這種國際的助力，現在正是不分國界，在遍世界的澎湃着；這種激發於正義同情的感覺而自動地給與我們的援助，也正表示着我們抗戰不但是爲了我們自己獨立解放的要求，也是爲了世界人類和平正義的維持；我們實在是立於不敗的地位的，假定我們能堅持自己的確信，抗戰到底的話。

在澎湃於世界的和平民衆同情我們抗戰的潮流中，我們發見他們所能給與我們的助力，可以分爲下列的幾種：一、抵制日貨，打擊侵略者的經濟基礎；二、拒運貨物往日，斷絕侵略者的國外接濟；三、捐輸救濟，用金錢和藥物等等來幫助我們的戰士與難民；四、志願服務，幫助我們作戰、救護、及建立戰時的交通及生產等等；五、弱小民族的同仇敵愾，使侵略者感到地位上的孤

立；六、輿論表示，這可表現於報紙刊物的社論，名流學者的通電及著作，宗教慈善機關的宣言，及工人人民團體的示威抗議，這種表示不但可以在精神上打擊侵略者，顯出侵略者爲舉世所棄，而且在實際政治上可以推動各國政府採取更積極的反對日本及援助我國的政策；七、國際民衆反侵略組織的大規模集會，如本年二月十一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反侵略大會，在一個極鄭重的集會中，表示全世界正義人士對於侵略者的共同聲討。

上述種種由世界和平民衆所表示對於我們的幫助，我們若能加以積極的推進，那影響是非常大的。但是直到現在，我們對於這方面的注意，還是很少。在抗戰發動以後的七個月來，我國有聲譽的人士在國外宣傳推動的，只有張彭春、陶行知、胡適、熊式一等寥寥幾個人；很早就有人提議派遣國民外交使節到各國去，但是至今未見動靜。這是太疏忽了；我們如果要嫌他人幫助我們太

少，還得先埋怨自己。

但現在我們不能疏忽了。最低限度，對於世界民衆助力的推動方面，今後我們要做到下列簡單的幾點：一、印發精美的圖畫與文字的宣傳品到各國去，暴露侵略者的野蠻暴行；二、攝製侵略者殘殺我人民破壞我文化機關的電影，往各國去放映（如美國電影師所攝巴納艦被炸的影片，對於我們的幫助是極大的）；三、派遣更多國際知名的學者，往英、美、法、蘇等國；四、派遣民衆代表團，往南洋、澳洲及印度，更積極的號召僑胞救國，并取得東方各弱小民族國家對於我們的援助；五、派遣工人代表與英、美、法、蘇、澳洲等工人團體聯絡，推進全世界的抵制日貨，罷運貨物往日的運動；六、發動一個廣泛的歡迎各國志願助華人士的運動，由特殊的機關專管這事情，使招待與甄別兩方面，都能慎重周到；七、派遣幾個受傷的能說英法語的戰士到外國去，作廣大

的募捐及徵集藥物運動。上面僅列舉簡略的幾點，但是能夠一件件的都去做，已足以發生很大的影響了。